

一九七六年九月號 283 期

蕉風月刊





KDN 9254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83期 ● 一九七六年九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蕉風月刊

二八三期

目錄



■封面・陳銳利設計

■小說

快・慢・葉 誰・4

跳舞・凌高譯・13

■專欄

鄉下人（古城之戀之一）・黃潤岳・15

哈哈笑的龍剛（輕訴集）・何榮良・21

■詩

太極拳譜・淡 瑩・23

城中隱士・沙 禽・26

瞽・沙 河・28

潮・方娥真・30

薤露曲・林山樓・32

■論述

比較文學研究的一些基本觀念・王潤華譯・34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書評

陳若曦的『尹縣長』·張瑞星·49

■史料

中國新詩集總目(一)·吳 戈·58

■散文

過客·梁紀元·65·

風寒月冷·廖雁平·68

妻子·沈穿心·70

■戲劇

動物園故事·賴瑞和譯·72

■風訊·編輯室·94

快 · 慢

「我要訂婚了。」叮鏞不經意地說，眼睛望向別處。

我應該跳起三呎高，從欄杆上摔下來的，可是我沒有。我只是輕輕地從欄杆上滑下來。對面的戲院散場了，人群湧了出來，我把手插進夾克的口袋裡，把那兩張戲票捏成一團。

「妳叫我出來就是想告訴我這句話？」

叮鏞驀然轉頭望我，散了一頭卷髮。除了也望着她，我還能做什麼呢？

那年我十九歲，叮鏞十七。可是啊，我們都老了。

我從來就沒有去嘗試了解這一切，因為這一切都像是一本攤開的書。我是在米高的生日舞會上認識叮鏞的，一切都那麼自然。叮鏞有一頭天生的獅子髮，不笑時臉上也有酒窩，說話時並沒有滲着英文字眼。叮鏞並不是叫叮鏞，她手腕上戴着一圈叮鏞。我問她是不是她媽媽怕她走失了，她笑笑問我有沒有聽過「老鼠開會，商量躲避貓的方法」。那晚我們談得很好，只是大家都有一點傲作。後來我們如何散去，我總記不起來，我沒有和她約會，也沒有問她住那兒，因為我並沒有這樣的習慣，我想她也沒有。那夜我臨睡時只是忽然想起，我好像認識了一個叫叮鏞的女孩。

幾個月後的一個星期天早晨，我走過教堂，看見一個女孩子坐在石階上。我走上石階，沒有遲疑，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那麼肯定是叮鏞。我走到她身邊坐下道：「嗨，叮鏞。」

「嗨，夜貓。」她看了我一眼。人們在石階下走過，早晨的陽光很暖。

「近來可好？」我隨聲道。

叮鏞搖了搖頭。「你是教徒？」

「不是。」我支着下巴。「你呢？」

「我聽米高說起你。」她答非所問：「你要聽嗎？」

「夜貓是個一加一等於二的理論主義者，他的理論是『青蛙有了翅膀，牠何必跳呢？』」

「我夷然道。」米高這樣說，是不是？」

叮鏞看着我，「你又怎麼說？」

「這也不錯，」我聳肩：「不褒不貶。」

叮鏞仍然看着我。好久，她說：「我會見過像你這樣的人——」

「他們都不快樂。」我接下去說。「是不是？」

這次叮鏞呆了很久。

「因為理論上青蛙不會有翅膀。」我苦笑。「這就叫做悲哀！」

「看來我也要找一個理論。」叮鏞吁一口氣。

「妳有困難？」

「很多。」

「男朋友？」

她又望我，「你不像是米高這種人吧？」

我謂然。「所以妳來聽佈道？」

「聽一點真理。」

「其實妳自己知道該怎麼做，真理只是幫妳肯定而已。」

「廢話。」

我有點奇怪。

「爲什麼你不去打聽我的一切？」叮鏞站了起來。

人們仍然在石階下走過，陽光依然是暖的。我看着叮鏞走下石階，她是那麼的獨立。

那輛紅色的躍馬在坡頂凌空躍起，全速衝向終點，在我眼前一轟而過時我按下秒表。

「他比你快。」叮鏞說。

「我知道。」我沉思道，「他一直都在那麼快！」

我們慢慢走着。我推着我的機踏車。有時在試車的時候就可以看出賽車的大概結果。

「你沒有信心？」叮鏞悄悄問。

「這不是信心的問題，他的車子比我的好。」

「對，」叮鏞一拍前額：「忘了你是理論主義者。」

那天晚上我們在米高的家裡開大食會。我悄悄地溜到露台找到叮鏞，她半躺在地上神氣

活現地抽煙。忽然間我感到不安，叮鏞是一個謎，我不知道她在逃避什麼。

「夜貓。」她扔掉了香煙，好像並不注意地問：「明天的賽車對你很重要嗎？」

我沉默了很久。

「我不願當一輩子的技工，」我說，「如果我能贏的話，公司便會支持我參加更大的賽事。」

「你不是爲賽車而賽車？」

「我一直希望有一天我會成爲世界上最了不起的賽車手，叮鏞。」

「開得那麼快，你怕不怕？」

「正好相反。」我看着她，「騎在車上並不怕，每次賽車後，總要失眠。」

「現在我只有一件事情不明白，」叮鏞嘆了口氣：「一個理論主義者，怎麼會是逃避現實的人呢？」

那夜我們分手時我問：「你希望我贏嗎？」

「我該怎麼做？」叮鏞問。

「祈求一場好雨。」

第二天晚上我按了叮鏜家的門鈴，那是我第一次上她家。一個婦人開了門，我第一眼就肯定她是叮鏜的母親。打從十六歲那年起我已不會獨自去女孩子的家，我很不安，偏偏叮鏜的母親令我更加不安。她上上下下把我看了一遍，並沒有滿意的表情，也沒有打算讓我進門的樣子，並在我的勇氣就要全部消失之際方才開聲把叮鏜叫出來。

叮鏜穿了條短短的裙子，那頭鬆鬆的卷髮老是讓人以為她才睡醒似的，你知道，叮鏜實在是一個好看的女孩子。她見到了我，似乎有點意外。叮鏜很像她母親，不單單是外貌，還有別的，可是在我找出以前，她母親已走進了屋裡。

「妳母親並不歡迎我，」我嘆了口氣。

「爲什麼來呢？」叮鏜輕輕地問。

「——我知道我睡不着。」我慢慢地走回街上。沒有回頭，我肯定叮鏜會跟在我身後。夜是那麼濃。

「如果我來令妳不安，對不起。」我低着頭，踢着小石片。「十六歲起我就不會單獨上女孩子的家。」

沒有回答，可是我知道她在我身後。

「妳的家庭不快樂嗎？」我問

「不要談我的家庭。」叮鏜冷冷地說。

我轉身，看到她眼裡有一絲淒然，隨即她低下了頭。

「你賽車贏了？」

「嗯。」我又轉回身慢慢地走。「下了場好雨！」

「雨？」

「那個紅車的一開始就翻了。」我笑。「我也兩次差點翻了。」

「爲什麼你知道下雨天他一定會翻呢？」

「我並沒有肯定他會翻，只是乾地上我的機會太小了。」

「你說的並不是真話，夜貓。」叮鏜道。「你肯定他在雨天跑不過你的，是不是？」

「爲什麼這麼說？」

「我只是羨慕你，爲什麼你老是肯定事情的結果呢？」

我無言。

「我希望我是你。」叮鏢幽幽地說，我看着她，這卷髮的女孩，爲什麼她眼神有那麼多的無助？良久，她回轉過身，走向她家門，臨近時說：「爲什麼不去打聽我的一切？」

我看着她的身影。叮鏢是堅強的，可是爲什麼有那麼多的寂寞？

「你是說西西莉？」米高有點不相信地看我一眼。「她是我妹妹的同學的朋友，你問她？不會吧？」

「問問而已。」我訕訕地說。

「向我打聽並不奇怪，」米高頗有深意地道：「奇怪的是你居然也打聽她！」

「有嗆子奇怪？」

「平素你不是這樣的。」

我泄了氣，這種事怎麼去解釋？

「也許你不知道，至少有二十個男孩子向我問起她。」米高誇張地揮手。「你見過有那

一個去惹她？」

「請直接了當。」我沒好氣地說。

「她有一個可怕的家庭背景。」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倒看不出有啥可怕，」我夷然：「電影故事的那一套吧了。」

「正是那一套。」米高道。「二十世紀居然有童婚，你打破頭也不相信！」

我沒聽下去。多簡單的事。

「你就快結婚了吧？」我問道，閉上雙眼。

上身傾伏在油箱上，我踏進一波，開大油門，鬆開離合器時上身向後倒，車頭便浮起。有左傾的趨向。我把車頭擺向左邊平衡，左手一張一放地控制油門，車子介於前倒後翻之間。

，平衡的樂趣，非個中人便無法領會。單輪行駛了好久，終於在第二個右轉時前輪落地，但我已很滿意，這是我所乘過最好的車。我倒回起點，叮鏜在那兒看着我放好車子。

「下次幾時出賽？」她問

「兩個月後，真是好車。」我吹了聲口哨。

「有把握贏嗎？」

「只要經過這一次，我就有希望成為職業賽車手。」

「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我無奈地看着她，「我能輸嗎，叮鏜？」

叮鏜沉默。「米高說你十七歲時離家出走？」

「那是一個很長的故事。」我默然，「算了吧。」

「米高下個月娶老婆了。」叮鏜轉了話題。

「其實我很羨慕他。」

「那一點？」

「安於現狀。」

「爲什麼要羨慕他呢？」

「我無法做到。」我習慣地踢着地上的石頭。「也許我會是世界最快的車手，也許什麼都不是。」

「你是一個島，夜貓。」

「誰不是呢。」

那夜我們又在米高的家開大食會。叮鏜又跑到露台抽煙，但那神氣活現的樣子却沒有了

「妳媽知道妳在外邊的情形嗎？」我問。

叮鏜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妳也許在平衡妳自己。」我說。

叮鏜仍然沒出聲。

「不要讓我自說自話好不好？」

「你要我說什麼？」叮鐺終於開了口。她扔了香烟，把臉埋在手心。

「我不了解妳，我知道妳的一切，我不了解妳，爲什麼妳不給我機會？」

「爲什麼要？」她抬眼看我。

我沒說什麼。只是看着她。有時凝視比語言更能傳神，而時間已失去價值。也不知道過了好久，叮鐺一聲輕嘆，低下了頭。

「你並不知道一切，夜貓。我看來很堅強吧？」

我沒出聲。

「我哥哥是個瘋子，姐姐是自殺死的，現在你明白了吧？」

「所以那次妳媽媽才用那種神情對我，」我苦笑，「可是爲什麼妳現在又那麼自在？」

「自在？」叮鐺似在呻吟。「我媽只是不想讓我走姐姐的路。」

「其實呢？」

「夜貓，我其實一點也不堅強！」

「不會的，妳只是不敢嘗試。」

「我能嗎？」

「爲什麼不？」我提高音調。「妳媽知道會殺死我的！」我苦笑。「那個男孩子是誰？」

「我表哥。」

「他也願意？」我問了之後又自嘲道：「當然願意。也許他人還不錯吧？」

「不要說了！」

「你一開始就沒有打算接受他，那是不應該——」

「不要說了！」叮鐺叫了起來，那頭卷髮多像雲，月光下我看見她臉上的淚痕。那是多麼難忘的一刻，叮鐺是我一生中所見到的最美麗的女孩，永遠都是。

「妳知道妳該怎麼做，」我悄悄地說。「奮鬥！」

「像你？」

「像我。」

握住了叮鏢的手，她的手指修長，乾燥而且冰冷。夜色不濃。

那夜我告訴叮鏢我的故事，十六歲那年發生的事。我從來不會告訴別人，那棵大樹倒下來的時候，我和爸爸是如何地逃命！那是我生平跑得最快的一次，可是爸爸逃不出樹枝的陰影，被壓在枝葉下。樹樑鐵釘似地把他釘在地上，哥哥開着那輛老爺車趕去醫院，在半途中爸爸去了。那年是慘淡的一年。農場沒有了爸爸，情況一落千丈，日子越來越難過。一切都是爲了一個字：「慢」。爸爸跑得太慢，哥哥開得太慢。爸爸被壓倒的情景每晚都出現在我噩夢裡，而且過程是那麼慢，似乎有意讓我看得清楚！

第二年一個夜裡，我終於離開農場，發誓去做一個最快的人。

「所以你賽車。」叮鏢恍然。

「那是一段艱苦的路。」我慨然道。

「我佩服你，夜貓。」

「妳是堅強的，叮鏢。」

那只是一個美好的月夜。

米高的婚禮新潮但莊嚴。牛仔褲的那一套。晚上在新夫婦家裡鬧了一場後，我們識趣的告辭。大家心裡都有感觸。以前的米高是大家的，但一切都已過去了。

「我們都喜歡米高的。」叮鏢走在路上說。

「米高實在是個好人。」我點頭。

「希望他快樂。」

「他會的，」我說。「他是那種人。」

「那種人？」

「平凡的人，沒有原則的人。」

叮鏢沒出聲。

「想甚麼？」我問。

「以後你的婚禮又是怎麼樣，」
很敏感的問題。「我從不去想。」我說。

之後我們沒再說甚麼。分手時叮鐺忽然叫我一聲。我回頭，是張矛盾的臉。

「你一定要成爲一個了不起的人嗎？」她低聲問。

長街寂靜，並不似我的心情。街燈一盞一盞一盞，通向無盡的黑暗。

終於我轉身，走進一陣夜風。拋下一句：

「一定。」

那夜那棵樹又在我夢中倒下，壓碎了一切。

我把捏成一團的戲票自衣袋中掏出來，叮鐺伸手取了去，撕成碎片。也許是因爲我把它們捏成一團？

「下星期就走了吧？」她問。沒有期望我的問答，早上她會和我一同到碼頭看我寄出車子。

「有一天你會跳過大峽谷，夜貓。」

我看着她走進人群中，仍然是那個堅強的背影。

一輛機車轟然而過，快得很。

有一天我會用一輛機車突破晉速。你知道我是多麼的不喜歡慢。

Stephen Matanle 作

凌 高 譯

跳舞

未知何故在一支華爾滋半途，她死了。當你的舞伴，亦是你的妻子，突然死去而你感覺她的重量弛垂向地面，你並沒有憑本能地讓她墜落。反而你以全部的力量和靈活支持她低垂的身軀，假若可能，不把注意力轉向自己而笨拙地跳錯一步。當然那是很困難的，但你繼續跳舞。同時，你想她或許僅是暈過去，而這個安慰的思想使你從內心震慄一部份復元。音樂，香檳，舞廳氣氛，與大眾的興奮。也許這許多東西的混合使她暈倒。

假如你是一位紳士及一位高明的舞者，你會佯裝沒什麼不尋常之事發生並將她移至一張椅上。但望過她的肩頭你看見所有適當擺置的椅子都被佔滿。顯然每個人都決定不跳這支舞。有一瞬間你有趣地驚訝。這是很罕有的時刻，除了你和你的舞伴，當舞池是空的。那是一個很叫人歡愉的驚奇。然而，歡愉的感覺逐漸消失你希望沒有人在注視你，雖則那似不確實。

你在舞池中以不凡的優雅移動，在這種情況之下，並且謹慎地試圖不讓一個死人陷跌上

。經過暗中查驗了她的脈博後，現在你肯定她是死了。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無人注意到她已經死了。你感到一種奇異的自豪，荒謬成就的感覺。甚至也有可能，當音樂停止，護送她回你的桌位且禮貌地感謝她的賜舞，把她留在那裏讓人稍後才發現，或許是在你從男廁回來時，那只是一個思慮。

但在這個荒謬而出奇有吸引力的思慮中，一個蓄着瘦鬍子的男人拍拍你的肩膀露出微笑。你畏縮了一下，彷彿他擊中你。他問你是否能讓他，你在告慰與憤怒的結合下點頭允諾，把那具屍體交進他的手臂裏。

你返回你的桌位，經過那些忽視你演出的人，喚來另一瓶香檳。啜飲着香檳，你觀望你的舞伴，亦是你的妻子，跟蓄着鬍子的那人跳舞。他也是一位高明的舞者，你繼續觀看充滿真誠的讚賞。但不久這讚賞就被嫉妬取代了。很顯然他是一位比你更高明的舞者。事實上，在觀察他的動作時，你甚至連你的舞伴已死都忘記了。可見他有多高明。

那首華爾滋好像永無止時，那樂隊決心永遠玩奏下去，而你開始感覺不耐煩。終於有幾對男女離開桌位去跳舞。稍後，當你爲自己盛另一杯香檳時，似乎每一個人都去跳舞了，只你一人坐在你的桌位處。

舞池中那麼多人以致你瞧不見你的舞伴和蓄着鬍子的男人。你叫侍者來囑他交一張字條給樂隊領隊。字條上說：停止音樂。有人死了。遲一些你可以告訴警察你是不經意從這兒觀察到的。也許他們會懷疑是謀殺而嚴酷地偵詢蓄着瘦鬍子的男人。

音樂驟然中止。每個人停住跳舞驚奇與微愠地看着樂隊，然後回到他們的桌位去。但你的舞伴不見了，蓄着瘦鬍子的人亦然。他們已經消失了。你感到憤懣及屈辱，但在叫另一瓶香檳時設法恢復鎮靜。你的妻子跟另一個男人私奔了，然而她已經死了的意識是少許慰藉。

（譯自芝加哥評論76年春季號）

閒思錄
黃潤岳

鄉下人

「古城之戀」之一

在到馬六甲之前，我是住在柔佛的龍引。那的確是一個小鎮。橫在西海岸的一條公路上，沒有幾十間店舖。北上峇株，南下笨珍，各有廿來哩。我生活在那小鎮的中學裡，前後達十四年之久。難怪有人把我比作鄉下人。那麼，我來到古城，就是大鄉俚進城了。

想不到我在城裡住了十年之後，我的看法想法和作法，仍沒有一點改變。甚至於我的生活方式，也和從前完全相同。原因很簡單：我一直把自己禁閉在學校裡。

培風中學的校長宿舍，就在學校後面，相隔一條王金輝路。走路去學校，從後門進，只要五分鐘。開車從大門進，也只要五分鐘。不過，我還是開車的時候多。車放在學校，比較方便。有時自己要用；有時因學校的公務要用，開頭幾年，我還兼任司機。後來有些同事會開我的車了，我也就輕鬆多了。

提起我這輛馬賽地一八〇的汽車，倒也有趣。到呷不久，便有人問我是買新的，還是買舊的。他知道我是買舊的，似乎就滿意了。其實這輛車，不僅是舊的，而且它的一部份還是新文龍中華中學董事會送的。早在一九五三年，新文龍董事會就買了一輛汽車給我用，用董事長鄭振中先生的名字註冊。後來換過幾輛，新車舊車都有。最後一輛MG，常常出毛病，非換不可。那時董事會沒有錢，振中先生想用分期付款的辦法，買一輛新的。我認爲不如買舊的。剛好有這輛馬賽地出售，把MG折成一千六，再補二千多，就買下來。現款是我私人的積蓄，付款也是用我私人的支票。不久以後，振中先生逝世，於是這輛車改用我的名字註冊。到我要離開龍引時，我便向新文龍董事會建議：董事會要車，就補還那筆現款給我；不然就我拿車，還董事會一千六百元。後來他們通過：我拿車去，也不用還錢出來。這也等於是一筆臨別的紅包；正像我後來離開培中時一樣。這都是令人感動也感激的。

在培中的十年，除了假期，我很少出遠門。這輛車也就爲學校服務的時候多了。走了十多萬哩的老爺車，不時要修理。如果一直要學校付修理費，未免過份，儘管聘書上註明董事會負擔我的車輛維持費；後來都是我自己付的。前前後後修了兩三仟，連引擎都換了。我的車便一點毛病也沒有了。而且外面漆了，裡面換了，等如是新車一般。想不到不久就我與車的緣份已盡，只得賣給一位培中同事，他讓我用到最后一天。當那天黃昏要送車去之前，我的太太在洗拭之時，忍不住流下眼淚來。十多年來，朝夕相共，沒有給我們家人任何麻煩，平平安安的，免不了發生了感情。記得我的第一輛汽車是向岑株電訊總監買的，因爲他要赴遠英離。我們去取車時，車主夫婦還作了一次祈禱：爲自己一家平安而感恩，爲新車主而祝福，也忍不住流淚。人同此心，日久生情。我們也一再關照張長發兄嫂，要勤於洗抹，妥爲看顧，他們可以再 used 一二十年。

城中人的生活是緊張的，繁忙的。我初到古城的幾年，也就常常會廢寢忘食。上午班的學生還沒有走，下午班的學生已早來了。大家分別擠在教室內外。那一群下午班的小同學不是跑上跑下，就是叫叫喊喊。等他們都進了教室之後，我才可安靜的走回辦公室。如果有公事要辦，或是有師生要找我談話，我的上午和下午就聯在一起了。本來我是每天要回家午餐和午睡的，有幾次我竟忘記了我有沒有回家，直到黃昏回去，看見午餐的飯菜還分別蓋在桌

子上，才領悟到我已不食不眠的一整天了。

董事會總務張雅山先生，對於校務非常熱心，非常關懷，也常常來找我談學校的近況和改進。發覺我食無定時之後，一再提醒我，要注意飲食，別釀成了胃病。那時，他自己的胃就不十分好。想不到拖了十年，到我要離開培中之前不久，我的胃不時作痛。中藥西藥，服了兩年多，最近才痊癒。如今食固然定時，而且定量，量也少了許多。好像是不作工了，也不用吃那麼多了。

培中校長的工作，的確是繁重。除了例常的校務，還有學生兩會的活動，校慶的慶祝，校內外的運動比賽，學生的校外服務……簡直弄到我頭昏腦脹，應接不暇。因此，我放棄了校外的社團服務，包括教師會在內；也儘量減去校長的社交酬酢。

我在龍引時，身兼柔佛中區華校教師會主席及柔佛州華校教師會聯合會主席，柔佛州華教聯合會財政——這是離開時的職位。我還做過兩年的聯合邦華校教師會總會主席。來到馬六甲，我連馬六甲的華校教師公會也沒有參加。而且我還假說是某方有暗示，實在是有我個人的不得已的苦衷。辜負了許多同道的雅意，可能還有人認為我不近人情。後來，我多少也為呷州教育協會盡了一點棉薄。

培中是馬六甲州的華文最高學府，也是華人公立的教育機構，培中校長就免不了有許多社交應酬。最常有的是送殯。如果喪家將親友奠儀全部捐給學校時，我通常是親率若干學生前往執紼的。要派學生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些家長不高興，有些學生不喜歡，住在城外的有不便……尤其是在假期。記得有幾次，只好要自己的兒女，一些老師的兒女，甚至總務或其他董事的兒女，約集他們較好的同學湊成一隊。

出殯的行列都是很長的。喪家離校較遠時，我們去時已經在汽車中悶熱了許久。再在太陽下一晒，可能是我晒得太少，常常回家去就頭痛發熱，頗不好受。後來我只得請訓育主任或其他老師代勞。學生倒是愈派愈容易，隨便指定一班，極少缺席的。派多少人參加執紼，通常都是由董事部決定，仍不免發生誤會。例如校方已經派了多少學生，喪家有親人在學校唸書，同班或在校好友也去，就顯得太多；而校方又無法禁止。後來成立了銅樂隊，派學生的問題就簡單一點。可是，如果恰巧在考試期間，那就要命了！怎樣向學生解說？怎樣向家

長交代？在局外人看來，那天又沒有考試，出發不過就攔三幾個鐘頭而已。

有了銅樂隊，也發生了新問題。社團開幕、會所落成、運動會、聯歡晚會，都以有「培中銅樂隊蒞臨演奏而感到光榮」，有關同學疲於奔命，我只得逐漸減少出發的次數，因此也得罪了一些社團負責人。

學校的事已經夠頭痛了，想不到連我的教師註冊都有麻煩。我原是永久註冊的教師，換了州，竟不受承認。董事會會收到有關當局的一封信，說是我的簽名並未登記註冊。凡是在本州任何學校執教的，沒有註冊，便是違法。

董事會便只好找拿督陳清水。後來拿督陳清水給我一份表格，申請臨時執教准證。我們夫婦趕快去照相，各人付了一塊錢，取得了一張臨時執教准證。由永久註冊變成了臨時註冊，想來有趣。反正我無意到政府學校去教書，管它永久也好，臨時也好，只要准我在獨立中學服務就行了。不久以後，聯邦教育部分發永久教師註冊證。校內的永久註冊教師先後領到，連我的太太也拿到了，我卻遲了半年以上。記得我在未到培中接任之前，曾親自把文憑和有關證件送審過。這麼一來，我與官方的關係就非常「官式」的了。後來因為參加了幾次教育局召開的校長會議，有一些活動要借用培中禮堂，有一些表演要培中學生出場，教育局長迪亞甘先生就和我熟了，而且很談得來了。到了他要調任時，我還在電話中開玩笑：「我們彼此原不十分了解，到我們完全了解時，你又要走了。現在我想來看看你，以示惜別。」他爭：「你隨時可以來」。我立刻去和他聊了一陣，送了他一件小小的紀念品，還有一張我替他照的彩色相。

從這次註冊事件，我認識了拿督陳清水。以後也不時在應酬交際場合中碰頭。他認為要學校辦得好，一定要支持校長；如果校長不好，便應該改聘。我完全相信他的話，因為在某幾次事件中，他的確是完全支持我的。而且他對於培中與政府開的各項交涉，更是出力不少。

通常學校對外的事情，我都請董事會出面。學校裡面的許多事，我就從頭學習。例如兩會，是學生學術研究會及學生康樂促進會的簡稱，有如從前的學生自治會。在華文獨立中學能够保留這麼兩個組織，並不容易。因此，我非常重視，不僅把章程看得很熟，而且有會必到。兩會可能是只有培中才有的特殊學生團體。幾乎所有學藝及運動方面的活動，包括各項競

賽，都是由兩會主辦，有關獎品也由他們去選購及分配；而這些事情通常都是校方負責的。這樣一來，就培養了同學們的服務精神，訓練了做事的能力、金錢的處理，甚至於社會的適應。不過，我覺得基本的做人原則，更為重要。我不放棄任何一個與同學們發生直接接觸的機會。到培中的第一年，高二乙的華文沒有適當的教師可以分配，便由我兼任。遇有教師請假時，只要我有空，我便去班上和同學們談談為學與做人的大道理。每逢拜四上午課畢，我還召集高年級同學到禮堂去，為他們講一些幽默的故事。無非是想在精神修養方面下點工夫。我公開告訴同學們，歡迎他們在課餘到我的辦公室來討論任何問題。

因為有許多同學來找我，我便了解了他們的學校生活，也了解了他們的家庭生活。於是我可以對着環境的需要，決定學校教育的重點。每星期一次的週會，便是我的訓練重心。

我不喜歡預定一些行政曆及每週訓練中心之類。因為常常為了條文的完美，而忽視執行的可能性和它的效果。我在週會中的訓詞，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有時候會提出一個專題，然而大多數都是報告幾件事，都是與學校或師生有關的，也有些是我個人的經驗，或是我的想法與看法。每次都是有一個主題的，但是這個主題我通常都不會明明白白的講出來。因此煞費苦心，也煞費週章。如果到拜三早上我還未想到當天週會要講什麼時，我會獨自沉思甚久，靈感就突然來了。

一般年輕的，都討厭別人說教。動不動就是「厭」啦——他們用福建話說成「顯」。我做校長的不說教，那個來說教呢？所以我只得不以說教的形式來說教，儘量使我的訓詞簡單、明瞭、輕鬆、有趣，而且我所說的都是與大家有關或是大家身邊的事，深入淺出的說明或是引導出一些道理來。開始，我還把高低班同學們分成兩組，準備兩份不同的內容，那更辛苦。

我常常和同學們說，週會就是校長上課。記得有些同學在週會時溜回去，我知道倒也不以為忤。我一直是以一種開明而自由的態度，來對待學生；我也喜歡用民主的方式來處理學生問題。不過，師長的尊嚴和團體的紀律，卻是必須維護的。上週會時，我並不要求絕對的嚴肅。只是過份吵鬧，或是有人一再不守秩序，我就會大發雷霆，放聲責罵。甚至於激動到把我準備好的材料忘了。因為我通常只帶一張小紙條，列舉要報告的事項而已。

我的這種作風，一時不易爲人接受，我仍是我行我素，始終不變。百年樹人的工作，豈爭朝夕？我有目標，我有理想，我有自己的一張藍圖。一九六五年前後，正是華文獨中定型的時期。早兩三年我就提出了「能生存，有發展」的口號。至於如何生存，怎樣發展，便是我夢寐以求求得的答案。鏗而不捨，夙夜匪懈。我沉溺其中，只覺得光陰易逝，怡然自得。鄉下的農人，但問耕耘，莫問收穫。有一分熱，發一分光，最後自然是倉廩充實，蔬果豐盈，精力決不會白費的。

哈哈笑的龍剛

龍剛的電影有很濃的人間味（或者可以說是人情味），這是有目共睹的。他電影里的寫實比起長城鳳凰電影的寫實，的確有過人的氣魄與更強的藝術感染力。由於電影是公之於大眾的，安東尼奧尼會說拍電影即是生活，我想，龍剛是走對路了。

「哈哈笑」想龍剛是有意要攝製出笑中帶淚一類的電影，但它給觀眾的感覺是悲劇性濃過喜劇性，焦慮恐懼多于快樂溫暖。龍剛真是弄巧反拙，這或者是他自己也意料不到的。以電影論，「哈哈笑」離不開商業化與媚俗，龍剛本就不該拍喜劇，或者這不是他的天份罷，或者他志不在此。但龍剛的笑料佳句窮出不盡，用粵語傳達，非常傳神，有畫龍點睛之妙。今天他能够排名於華語電影中幾個出色導演之列，並不是偶然的。

在電影里，甄珍是救世祖的化身，從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來到地球，想告訴地球人他們將會遭遇到一場很嚴重的災禍，他帶來了愛，帶來了和平，叫地球人愛人如己，不要以自己為中心，這就是龍剛「哈哈笑」裏的主題。但龍剛製造出來的這一位救世祖未免太超現實了，太「童話故事」了，給觀眾在許許多多觀察現實的機會裡突感到一陣懸空。這一個遺憾無

法填補。我想這大概與劇本有關，幾部從孟君小說改編過來的電影都有毛病，如「應召女郎」裡丁佩與其他四個主角的脫節。我屢建議龍剛自己親筆寫一部劇本，而且最好是一部寫實悲劇，可能會有使人意想不到的成績。因為我一直認為，龍剛電影中的悲劇成份是最感情淋漓，最使人震撼不已的。如「廣島廿八」關山劈唐菁的一幕，「應召女郎」裏金霽的自盡氣斷鏡頭，和這部「哈哈笑」裏吸毒者家中的每一幕（最駭人的，便是那瘋了的妻子磨刀時嘴巴不斷喃喃自語的恐怖氣氛）。這都証明龍剛是第一流的現實悲劇導演。我們期望他有更好的表現。

從唐菁與甄珍的對話裏，我們可以信賴龍剛，至少他知道自己一直在做一些什麼。唐菁對甄珍說：「你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這正是龍剛對自己說的話。其實龍剛在「哈哈笑」裏頭說教的機會特別多，甄珍是他最主要的化身，還有唐菁，肥修女，鄭少秋，龍剛本身，和一羣教會的學生們。電影中的歌，便包涵着全部龍剛電影裏的理想與目標。沒有遠大的目標，便不會有勇氣去幹。我們對龍剛的哲學，該給予尊重。

龍剛喜歡把許多鏡頭連接起來，使觀眾情緒上受到了紛擾，且產生了一種迫人、衝激的力量，強力地進入觀眾心目之中，久久不息。

甄珍擁抱着小女孩在街頭上輕歌，幕後女高音和低和音的鏡頭，實在難能可貴，無懈可擊。那一點點的溫情，那一絲的愛心，與甄珍漂亮的造型，是整部電影最令人感動的一幕。只有龍剛才可以拍出來。

很明顯地，龍剛是借電影藝術來表達現實社會不平的一面，當然，他的最高理想是要改善社會。從他過去的電影裡，可以體會到他的誠意與努力。可是看完了「哈哈笑」之後，我不禁有這個想法：龍剛好像有點氣餒了，有點失去信心了，所以才有一種超現實，一種近乎於「幻想」的意念出現。這是很可惜的。龍剛創出了獨樹一幟的寫實電影，而自己卻又不禁自毀於其中。我們誠懇的希望，龍剛能放棄他的「有我」與說教（不管有意或無意的、直接或間接的），創出更出色的寫實電影。

淡瑩

太極拳譜

退步避身

自從歸隱

幾番潛修

我已達到

不留念現在

不迎接未來

不追思既往

的清心寡慾

地步

迎面踢脚

前途茫茫

若想預知

此生是凶

是吉

無需卜筮

但得先沉肩

然後神不外散

將阻擋去路的

崢嶸

自岩石堆中

遠遠踢開

撒身捶

你猜

我手裡握着的

是威震武林

百發百中的

梅花毒鏢

還是

從灰燼中

檢來的

舍利子

野馬分鬃

以心爲令

以氣爲旗

一揚鞭

我縱橫馳騁了

三千里路

馬蹄過處

捲起衆多

噩耗

如夏天的塵埃

爭先飄落在

各路要道的

獎賞文告上

金雞獨立

我的最終目的

只是爲了尋找

禾堆裡

零零落落

被遺忘的稻粒

並無意

蓄勁在胸

把你腳踏成

大千世界中

一芥微塵

沙禽

城中隱士

1

一切皆因太陽的開動而開動
清晨他也出門

但深知不必擾亂秩序
不必

收拾被擾亂了的秩序
即使在山中

沒有任何獸可以成爲樹

在空無的空間延續

無需望斷天際而憶度大地的脈絡

茅屋或廟宇也只是

小小的城

走進去依舊是渺渺的人

活在某種深處的迷戀裏

所以他停駐在燈迴衣飾轉的城市
但深知

興盛的土木也是太陽的開動

它引領他的沉默

像深沉的森林

召喚一頭孤獨的獸

而當一切因太陽的殘落而殘落

他也回來推開窄小的門

推開窄小的窗

但深知

望不盡沒有邊界的夜

他只是

不眠的獸

獨自等待

莽莽草原上

月昇的感召

2

燈火喧鬧處 廢墟陋巷裏

抽着烟

但將冷眼看螃蟹

也看自身的顯耀和衰微

瞽

沙河

吾之方向
繫自一只被踩碎的羅盤

聲音

刺過吾之髮邊

迎面扭擊

不破之黑水晶

在蝕月的光度下

一隻折翼的蝙蝠

啃住了自己的斷袖

有鼓聲

像沉沉的心跳

自遠而近

自乾涸之井

自抽象之風景綫

自指尖之觸覺

蹂躪而來

且聽

野草味的黃昏

如鐘乳泉般滴落

吾步過剃刀

在陰冷且淌血的刀鋒

種植荆棘

吾之胸膛是荆棘

吾之血液是荆棘

吾之臉

就讓它是一面

旗幟吧

涉過這河

吾該是一幅

拚不完成的

風景

潮

方娥真

沙灘最愛夜裏的海浪
夜裏的海浪無人看

我們曾是海濱的愛侶

拂着深情的目光遠離了人間

愛看海潮嘩啦啦出無人的寂靜

潮起潮落，是甚麼時候

我們把沙灘的月亮看熟了

像摘落了果子一般我們摘落了月亮

黑暗中，我們的眼光都有點不經意了

世界真像長長的列車
在許許多多的旅途中

我們看過不少窗外的風景
却不知風景在那里
離開沙灘，我們是遠離沙灘的愛侶了
在擁擠的乘客中
我依偎着你
你扶持着我們親蜜的方向
我們總是互不相望
啊，親愛的人
在千萬張容顏中
會不會有一次你猛然想起我
我正是你身旁扶持的初戀人

林山樓

薤露曲

什麼是花
什麼是浪

故事是露是路是露路
水，還是水，山還是山

或者古箏，或者二胡
月仍月着，日仍日着
在樓頭

輕輕西風輕輕捲起
潑了墨的月宮殿

黃了在長明燈之前
千波千里煙中的小舟
清晰着一個題名：不羈

許是鞘，許是劍
劍花鐵鞘同枕黑眠
汗和血在土上菩提成偈——

紅塵滾滾虹滾滾

邀月的樽下刻邀誰

一片水音

七座異母的渡頭與河岸

只有一個籍貫：歲月

山，還是山，水，還是水

故事是路是露是路露

什麼是浪

什麼是花

！

●七六年五月四日十四時●

後記：「薤露」為漢之古辭

，古人編作為輓歌——

薤上露，何易晞

露晞明朝更復落

人死一去何時歸

Jan B. Corsius 著

王潤華 譯

比較文學研究的一些 基本觀念

一 引言

西方文學之比較研究之產生，是由於人們認識到每一部文學作品，都是構成西方文學重要的一分子；每一種重要的文學運動，基本上是一種國際現象，雖然它具有自己國家文學的特性，而且會因其而變通。

國際文學傳統的產生和存在的重要原因，是因為文學產生文學。一首詩或一篇散文的完成，需要依靠傳統的形式和寫作題材的格式習慣。多數作品的形式和內容曾經參考過別人的作品。比較文學的學者，因此需要了解「影响」概念的重要意義，以及它和其他名詞如「成功」(Success) 和「接受」(Reception) 之意義的關係。

國際文學運動的獨特性，往往在國際間流行過一段時間的文學思潮與作家意識找到它的起源。這些思潮意識，通常和構成那個時代特色的哲學、宗教和社會思想理論有着密切之關係。研究文學運動的學

者，會一而再的遇到文化史，思想史，文學中哲學和思想的背景。此外還有一些關鍵語（Key Words），往往包涵了很多思想和感情的世界。因此在比較文學研究中，經常要使用到像「背景」（Background）和「關鍵語」等術語。

在使用這些術語時的危險性，一如我們在滑溜溜的地面走路。我們經常隨意使用這些術語，不在乎它含糊的意義，但是這樣的使用，往往引起很多誤解發生。我們非常懷疑那些原來使用這些術語的人的本意是否一樣。這種顧慮使我們覺得有必要細入的考察這些名詞原來的含意。找出這些觀念原本的意義，同時正確有效的使用，可以幫忙我們了解一種文學或一種運動。

普通文學研究中常用到的其他觀念也應該這樣對待。因此文學理論的任務，就是要給這些觀念找出明確的定義，這一章裡的目的，只是討論與比較文學有着特殊重要關係的一些觀念。

二 非文學背景與文學作品之詮釋

我們經常不能真正了解文學作品的一段，除非我們熟悉貫穿在字里行間의思想和理論。這點並不限於比較文學研究。經常即使這些思想和理論不是具有國際共同性，也包括在內。凡是跟一部作品有關的哲學，科學，藝術評論，宗教，以及社會背景，都要了解的必要。特別是一種國際性的文學現象，如文學運動，往往和這種運動發展時所流行的思想有着密切的關係。比較文學因此要常常對付作品後面的思想問題。

（一）從一首布萊克的詩與古典藝術論談起

爲了具體指出文學以外的背景對了解文學作品的重要性，讓我們拿布萊克（William Blake）的「警句第四十六首」（Epigram 46）「致威尼斯畫家」（To Venetian Artists）來做一個例子：

關於上帝油上色彩之事，牛頓已經指出，

魔鬼是黑色的外形，我們都知道。

也許這則寓言會使我們快活：

一隻狗渡河而沒有小船；

牠把偷來的骨頭含在口中。

牠不管風是北還是南。

當牠渡河，看見骨頭的垂影。

「完美極了——全是和諧的筆調！

外形，沒有外形，根本沒有：

所有都是濃淡之配合，五彩之筆——「一切都有色彩！」

咬住，咬住它！牠失去影子和實物。

牠會擁有兩者。「現在你好嗎？」

「比以前好得多了；

那些嘗試過顏色的滋味，愈來愈喜歡它了。」

布萊克以這首詩來諷刺那些威尼斯畫派的畫家們。這些畫家都是用彩色和明暗的手法給自然作最忠實反映。同時排斥輪廓素描。狗銜着骨頭渡河的寓言，是用來說明這些畫家不喜歡從幻想或理智中尋求靈感，因此到頭來，他們得不到任何「真」的東西，而他們卻以這種結果而心滿意足。

這首詩的諷刺對象，其中包括十七世紀荷蘭畫家 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 與 Rembrandt (1606—1669) 等人。布萊克借用這首詩來發洩他挖苦性的批評。我們也許會以為這種批評是布萊克個人的見解。在還沒有作這樣的肯定之前，我們需要認識一下十八世紀的藝術批評。從這裏我們可以找到布萊克對威尼斯派畫家的看法是否跟他同時代的人一樣。事實正好是這樣：上面所提到的他對那些畫家的批評，反映出他那時代的國際古典主義者之藝術批評也同樣對待威尼斯畫家如 Titian (1477—1576) 和 Caravaggio (1565—1609)。認識了這種批評的內容，我們才能比較明白布萊克要說些什麼，為什麼他偏偏選上那則寓言。

古典主義批評家譴責這些藝術家不會繪畫，也就是說，尋找線條和安排畫面都沒有受過訓練——只有線條可以使美麗的意念成形，而這是唯一的現實。這種批評不但牽涉到線條和顏色衝突的問題，而且與意念（真自然）和自然主義（基本物象）之衝突有關。古典主義批評家對威尼斯畫家的批評，正可以解釋為什麼英國詩人布萊克選用這個似乎很粗俗的狗咬骨頭的故事。故事選擇本身說明了他的目的：因為詩一開始，他就用「崇高」的上帝和魔鬼的事來介紹他要攻擊的畫家之理論。

只有明白的了古典主義者對藝術的見解，以及古典主義批評家對威尼斯派畫家如Caravaggio的爭論，布萊克這首詩才能恰當的給予評價。唯有這樣，才能明白這句詩的創作，對比，意象，和詞句的選擇等等。上帝和顏色，魔鬼和黑色的外形，這些對比產生新的意義，就如狗和骨頭的運用。現在我們終於明白狗的意義和「彩筆」的嘲笑。「影子」和「實質」是指表面的真實和「真正」的真實，這些名詞都是出自日常生活物質之中。

(二) 歷史小說與新史學

因此當我們研究國際文學現象，缺少相關背景的知識，常常會措手無策，毫無辦法。再舉一個例子來說吧，關於一種文學運動或一種新的文體的形成，也需要這樣的背景常識。從下面的例子，也許可以有所說明。

在西方小說史裏，被稱為司各脫派的歷史小說，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使命。「韋福萊小說」(Waverley Novels)跟早期的歷史小說在本質上有所不同，它運用歷史來抒發政治意見，借歷史來描寫當時的局勢和陰謀，或者以歷史作為愛情小說的背景。司各脫式的歷史小說卻要喚起過去「曾經這樣」的回憶。由於他們特別的性質，及其巨大長遠的影響，它們促使十八世紀變成長篇人情小說過渡到十九世紀心理寫實小說的重要因素。

司各脫所帶進他的小說裏的新元素，很急速的就得到大眾及批評家熱烈的接受。這些小說在很多不同的國家熱烈的被模仿，使我們認定國際間對於這種小說作為一種文體和史學的承認，促進「韋福萊小說」的成長。如果我們要知道為什麼這種文體意義重大地影響了小說史，我們需要一些關於司各脫在從事小說創作之前，小說和史學的知識。對這種十八世紀小說的認識，需要當時的文學史知識，同時也需要當時史學那背景情況之了解。

在十八世紀期間，歷史作家已經感到需要重新描繪複雜的，多姿多采的過去。他們寫書時，不再只是吸收前人著作中真實歷史，他們的興趣不再只限於過去偉大的統治者的生平和事業。他們注意力集中在歷史上的政治，文化及社會生活。法國文豪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也作這種呼喚後，他們開始去描寫人民生活習慣，愈來愈多的歷史家和批評家認為史學著作應該是知識，經驗，和幻

想的組合。我們應該富有啓發性地介紹給讀者知道每個歷史時代的情形；所有歷史情景應該給他們活生生的描寫出來。歷史和敘事詩，歷史家和藝術家應該密地攜手合作。歷史寫作須要運用剪裁安排，組織，具有自己的格調和色彩，同時也有其連貫性和完整性。用這方法寫出來，歷史的故事會具有小說中的故事的那種趣味性。這種史學主張可以在伏爾泰，蘇格蘭史學家休姆（Hume），摩塞（Mosser），羅伯遜（Robertson）及其他人的理論中找到。

如果我再觀察一下這時期衆人對長篇小說這種文體的看法，我們會被這種文學作品評價的改變而大吃驚。在這之前，古典派文學批評家不太理睬長篇小說，不把它看作屬於受尊敬的文體，只把它當作具有娛樂性的東西而已。他們反對小說最主要的理由，由於小說通過其虛假，曲折離奇的情節，繼續侵犯了「可能性」的原則——那是當時批評界奉爲金科玉律的原則。

當時受到歡迎的小說，是李察遜（Richardson）派的作品。這派小說發揚了啓蒙運動的道德和說教的傳統。它的表達方式是通過書信體裁的可能性，而且運用當時人所尊敬的感傷情素。

大約一八〇〇年的時候，年青的德國浪漫主義者對長篇小說的欣賞大大增加，他們把長篇小說看作現代式的敘事詩（*épic*），中產階級的敘事詩（如黑格爾）；它擁抱了人類的整個生活（Schlegel）；這是現代的藝術（*Novels*）。浪漫主義者又看到歷史和文學的關係，因爲他們認爲浪漫主義的詩藝術會破滅並在歷史上，古典主義的卻不會。根據這種推論，小說植根於「真實」的事件上，正符合可能性。所以長篇小說逐漸受到批評家的重視，是由於這種文體的作品在讀者羣中很流行。

故在史學和長篇小說觀念的改變的背景中來看，司各脫所寫的歷史小說的出現和偉大的成就也更容易了解得多。同時司各脫偉大的世界性的成就，是不能單單以翻譯，模仿，和改編的次數來衡量，它同時對十九和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文體的發展也有所貢獻。司各脫派的歷史小說，使小說揭開了人類大部份的生活，變成一部關於過去的「人間喜劇」。從這種長篇小說，法國文豪巴爾扎克就輕而易舉的將小說發展成爲盡可能的描寫現代生活完整面的文體。

（三）哲學思想背景與比較文學

這種全面性的發展可以幫助研究比較文學的人明白「背景」知識的重要性。那些關於某個年代，或

貫通好幾個年代的，在文化主要領域中有勢力的思想觀念的研究，對比較文學的學生特別有價值。這方面的研究提供廣闊的，同時更深入的有關某個時代的獨特見解，此外也提供很多細密的資料。有了這些知識，往往研究某部著作的某部份時所遇到的問題，常常可以迎刃而解。

這方面研究最好的例子是韋里（Basil Wiler）的「十七世紀背景：時代思想與詩及宗教的關係之研究」（*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ackground: Studies in the Thought of the Age in Relation to Poetry and Religion*）。作者從「輿論氣候」（*Climates of Opinion*）的觀點，描述科學上和哲學上的某種時代思想之來源，同時並指出它們對文學和宗教的影響。韋里仔細的討論當時的哲學精神與真理和虛構的關係，同時說明當時哲學氣候對詩有所不利。詩有它自己的真理，但那種真理不被笛卡兒派（*Cartesian*）的理性主義所相信，因為它包涵了幻想，感情，和意志。雖然韋里所研究的對象主要是英國哲學家，科學家及作家，他所指出的背景並不限於英國，其他國家也有這現象。當我們把他對十七世紀的研究和另外一部著作一起看時，就會豁然明白了。法國文學史家保羅·哈扎特（*Paul Hazard*）的「歐洲精神意識的危機：一六八〇至一七一五」（*La Crise de la Conscience europeenne, 1680—1715*）（*Paris: Boivin, 1935*），一共有三冊，一九六一年版本的刪去有價值的「詮釋與參考書錄」。這本書研究的對象和韋里的書也大致上相同，只是它看問題時，是透過法國歷史的文化和文學的歷史眼光。這兩部著作合起來用，真是天作之合之一對，應該拿來一起看。

探討某個時期的文學一般背景的著作，自然會特別注意那個時期有影響力的思想觀念。這些思想本身也可以形成一種研究的主題。美國學者亞瑟·洛采（*Arthur Lovejoy*）有兩部有關這方面的名作：一部是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另一部是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此外有一本學術期刊叫「思想歷史學報」（*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是專為這方面的背景研究而辦的刊物。

三 關鍵語 (Key Words)

一個作家的作品，一個文學流派，或一個文學運動，經常通過它常用的某些名詞而透露其基本精神

與主張。這些名詞最初以經常出現的頻繁數次引起人的注意，接着在小心的觀察之下，會發現這些名詞與某些作家有特殊的意義。

當我們探討這個時代的文學，我們會發現諸如這種名詞「反詩歌」(anti-poetry)，「反小說」(anti-novel)，「反舞台」(anti-stage)，或更簡單但含義較廣的「反文學」都有特別的意義。同「結盟文學」也有很大的意義。「新」這個字對研究二十世紀二十年很多文學運動極有相關。通過研究一些名詞如「生活的片斷」(a slice of life)，可以了解十九世紀下半葉的自然主義。「心向」(humor)和「地方色彩」(couleur local)都是認識浪漫主義的重要名詞。

研究這些名詞可以了解一種作品，一個流派，或一個運動的基本問題。研究方法是通過直接與間接的前後關係(context)。所謂直接的「前後關係」，是指要討論的名詞出現之作品。這作品提供了解這名詞最基本的含義之機會。所謂「間接的前後關係」(Indirect Context)，包括那些有同義詞出現的作品。所謂同義詞，是指那些和關鍵語有相同含義，或用途不相同，但它的基本用意卻一樣的名詞。在第二種情形之下（間接的前後關係），那些有這些名詞的文章段落都要收集齊全，然後互相對照地研究，它們之間會有互相詮釋有關問題的意義。

(一) 未來主義

關鍵語的探討對比較文學會有很大的收穫，因為這些名詞常常告訴我們文學作品中的國際現象，因此幫忙了解這些現象的內容。但是研究者在探索的道路中，會遇到很多很多的尤其是語意上的陷阱。由於字源相同的原故，很多不同語言所用的名詞在表面上相同，但是它們的意義不同。舉個例子來說，由於模仿意大利的未來主義者(futurists)，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二五年間，很多語言提倡「字的解放」(liberation of the word)，不過這句口號在各種語言中意義不一樣。所謂「字的解放」，在第一種語言中是指解放其意義，第二種語言中是指解放其聲音，第三種語言中是指韻律或比喻的價值，可是還有一些是指解放意義、聲音、韻律等等。「字的解放」有極其衆多不同的意義，有時甚至用意相反。「未來主義」這個名詞本身在不同的國家中所代表的意義也不一樣，即使在未來主義宣言中所用的「未來主義」一詞也如此，只要比較一下意大利在一九〇九年的未來主義宣言和蘇俄在一九一二年的宣言便知道，事實確如此。

(二) 地方色彩

現在讓我們小心的來看一看一項關鍵語的研究。我們要分別這種研究怎樣開始，中間怎樣進行，最後會得到一些什麼結論。在 Ian Kamberbek Jr. 在他的「地方色彩觀念研究」一書中，告訴我們他怎樣給「地方色彩」這名詞的意義找到答案。「地方色彩」在一八二〇間常出現在西方論文學的文章中，它是浪漫主義的一個關鍵語。他的出發點是研究大約一八二〇年左右，描寫過去的文學目的文章。我們可以預料到，「地方色彩」一詞會出現在這時候的這類文章里。在這幾年里出現的歷史小說和歷史劇本的作者，很可能在評論文章中對他們自己作品發表過意見。同樣可能的，他們同時代的批評家的論文中會討論這種問題。此外還可假定，當時的歷史家在討論他們自己的活動時，一定會用「地方色彩」或相類似的名詞。

由於有這種考慮，研究者往往從「地方色彩」流行的時期選取很多文章，小心閱讀後，會找到很多有「地方色彩」這名詞的段落。

這樣的研究，當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研究時極重要的事是某一段落要從原文中割取時，一定要準確得當。如果隨意的只把有「地方色彩」的那句，再加上出現在它之前和之後的一兩句引用過來，這樣是不妥當的。這樣引用，會忽略頂重要的關鍵語的全部含義。最有效果的方法，是尋找出促使作者使用那名詞的思想源頭，研究方法是：首先小心準確的研讀幾頁前面的文字，同時注意使用關鍵語之後的思想方向的發展。從這方面下手，將上下文字解清楚之後，我們便可以縮小引用某一段落文字的範圍。

也許有人會爭辯說，要選錄一篇文章的一段是不可能的，因為上下文對解釋那名詞所含的觀念都會有幫忙。照常理看，這種理論是正確的，不過兩種情形都有注意的必要。關鍵語前面或後面的段落可能是寫別的東西，跟關鍵語的出現不太有關係。如果情形不是如此，全文的內容和關鍵語的內涵具有密切關係，那麼我們就要找出在什麼時候這種關係非常密切，使到這術語開始受人注意。它開始顯形的這一段文字就是我們要從全文中引用過來的段落文起首部份，不管在任何一種情形之下，一定要小心研究應該在什麼地方開始割取。依照這方法進行，我們必會減少斷章取義的危險性，而且鞏固我們的證據。除此之外，每次引用一段文字時，不能不加上按語——在引文前面一定要簡單的把它的思想背景解釋清楚。

。從收集在「地方色彩研究」一書中的引文觀察，我們發現除了收進「地方色彩」一詞之外，也有意思相同的類似名詞。那些引文的原作者也常常對所用的新名詞給予解釋，爲了這目的，他們採用一些同義詞，因此給研究者指出一個產生這名詞的範圍。在法文裏，我們找到一些名詞如「時間和地點的色彩」，「歷史色彩」，地方和歷史色彩。此外還有「地方真實性」和「地方色彩的真實性」，以及「地方色彩藝術」，而且還有「時代特色」，「世紀的特色」，「每個時代的獨特性」，「一個時代精神的色彩」。作者Kamerbeek還列舉了法文以外的其他文字上類似的名詞。

在這些有關連的名詞裏面，其中很多比「地方色彩」更早。Kamerbeek在他的研究中，發現這些名詞出現在十七至十八世紀的作品中。這些作品提出一個時代有其獨特性的理論。沿着這路線，他可將其歷史追溯到一六〇〇年，將「地方色彩」這名詞的歷史背景作某種程度的解釋清楚。因此使我們更清楚的瞭解這名詞的基本概念，採用者的用意，以及他們所要這名詞表達的目標。

這樣看來，很顯然的，「地方色彩」和「時代精神」是互相關連的觀念。Kamerbeek因此從這些資料中得出這樣的結論：「地方色彩」有兩個互相關連的功能：它針對時代精神的跡象，風物細節，以及時代精神本身。就以第一種功能來說，「地方色彩」代替了更常用的名詞「服裝」，當「服裝」的意義被縮小到「穿著」時，它則愈來愈不足顯示時代精神外在的跡象了。這樣的取代使到「地方色彩」走出它原來的環境——畫家的畫室。第二種功能大概是由轉化而來的新意思，因爲「地方色彩」原是畫家的名詞，而現在變成文學的（或者作更廣義來用，指文化歷史的）「地方色彩」。這個名詞可以被當作反映所謂「時代精神」，因爲大家體驗到所謂「時代精神」一定要內納很多很多的現象。

關鍵語「地方色彩」的研究，證清了它的含義之幅度，以及它的歷史背景。這種研究結束，使我們更清楚它的使用者所要表達的意思：在某一段時間內，多采多姿的生活細節要給讀者描繪出來，同時整個時代精神又要表現出來。這種研究成果告訴了我們浪漫派的態度與歷史之關係，這種態度對文學作品有極大的影響。

四 影响的觀念

比較文學研究的對象是國際性的問題，諸如重大的文學運動，文學傳統，以及舊形式與內容。比較文學家研究文學作品和文學史是通過國際性的角度來看問題。這樣研究問題，很多可以包括進「影響」的文學現象，都可以歸納在文學形式和素材的傳統裏面。因此，我們可以談聖經對史太茵（Sterne）的影響，或古典敘事詩（Classical epic）對蘇格蘭敘事詩（Poems of Ossian）所作的影響。「影響」因此等於是普通文學傳統在個人創作中所起的作用。本書第三章（文學作品的淵源）第四章（文學傳統與文學史）及第五章（文學傳統及文學作品的獨特性）所討論的問題，簡直可以放在「影響」這題目之下。哈山（Habib H. Hassan）教授在他的論文「文學史上影響的問題之定義」上，曾探討「影響」與傳統和發展的關係。這篇發表在「美學及藝術批評學報」上的文章，是所有研究比較文學的人應該閱讀的，因為他必須具有一個清楚的影响觀念的界限。

根據哈山教授的說法，影响這觀念和普通的美學慣例不完全相同。一個作家創造一首詩和一篇散文時，牽涉進的「影响」因素比舊慣例要來得多。跟傳統慣例比，影响的種種範圍比較有限。文學作品產生文學作品，只要別人的著作曾經變成作者的內在極重要的一部份，也就是說別人的著作變成他創作的要素。關於這種影响的觀念，古岸（Claudio Guillen）著有「影响研究的美學」專論，曾在國際比較文學協會主辦的第二次會議中宣讀。文學作品產生文學作品，只要作者把從別人作品學來的東西如技巧或境界運用到自己的創作上。布洛克（Haskell M. Block）教授的「比較文學中影响的觀念」便代表這種看法。上述談到的兩篇文章，都是研究比較文學者必讀的論文。上面談到的兩種形式的影响，基本上不是國際性的問題，不過研究比較文學的人一定要把它搞通。因為影响常常是超越國界的。下面討論的文學研究的影响觀念，大致上是根據上述兩篇論文的見解。

「影响」一詞普通的意思，是用來表示思想意識和文字形式對文學作品，批評或整個時代所產生的種種作用。它們之間的關係有的是內在的，有的是外在的。文學和人類其他活動的關係屬於外在關係；文學和文學之間的關係是內在的。

(一) 第一種影響觀念

我們要區分清楚這兩種關係。從外在關係來看，影響的元素和效果都可知道或辨認得出來，但影響的整個過程是無法求證出來的。所以這種影響常常只不過說明我們相信文學作品和其他文化之關係存在，是幫忙帶來創作的方向和內容，以及文學的發展的因素；此外還說明這種因素非常重要。可是「影響」不能告訴我們（雖然有時候我們以為可以），那些要素產生了一些什麼反應，尤其當作者正在創作的時候。

在一篇論十八世紀之文學的論文中，所謂「文學作品受到新興中產階級的影響」，意思如何？它的意思是說，我們可以收集資料，去證明作者的社會環境會左右他的思想方向，譬如在選擇文體，題材，和人物塑造等方面。如果作者是一個劇作家，他會將中產階級理想的典型人物搬上舞台；或者他希望這種人的聲音通過合唱團被表達出來。如果他是一個小說家，他會像李察遜在他的書信體小說白迷娜（*Pamela*）那樣，告訴我們一個工人的女兒可以當作社會上所有女人的典範。不過，如果我們自問一句：新興中產階級對這種劇本或小說的寫法到底有多大的左右作用？對這樣的問題，就找不到圓滿的答案了。

我們應該將「感傷主義」以及其特別的詞彙、詞調和句子結構歸咎於中產階級之興起嗎？事實上已經有人這樣做過了。如果是的話，那又有多大的影響作用？這種社會因素和對自由體小說或短詩的喜好有沒有關連？把中產階級興起的史實跟感傷文學所表現的對貞操的重視扯上關係是容易的事，但要說明怎樣影響就很難了。仔細推敲一般，我們發現「文學受到新興中產階級的影響」這句話中的「影響」之意思是不够清楚的。「影響」一詞是一個假設詞，不是解釋為什麼那個時期的文學會那樣子。

文學作品和它所屬的「輿論氣候」（*Climate of Opinion*）也是如此。威里（*Basel Willey*）鑄造和使用這名詞，而很小心地使用它。在他的專書「十七世紀背景」中，作者有一段話說，笛卡兒的思想方法，精神和著作，都反映在十七世紀下半葉的英國文學批評和藝術風格中。他的結論這樣寫道：「笛卡兒的影響主要依賴後期那種新古典主義——它不向古人尋找權威，而是向自然和理知追求。」通過「主要依賴」，他很小心地限制了「影響」的廣度，這種態度在「輿論氣候」一詞中也表現出來。威里小心謹慎的態度在這句話裏也很明顯：「笛卡兒自己也許是唯一最明顯的那種隨着那世紀前進而日益得

勢的思想方式之代表，因此我們千萬不要把一切思想的後果推讓到他的身上。」

「影响」一詞，本身的意義即等於假設可能有這一回事。在文學批評和歷史中，它常常沒有把重大的意義表現出來。因為它所指的「影响」，常常不能充份証實其真實性。

(二) 第二種影响觀念

只要影响所指的是文學和其他文化方面的關係，影响的意思大致如上面所說。對文學領域內的各種關係來說，影响的意思不相盡如此。如果我們問這些話的真正意義如何，譬如，「德國思想對英國浪漫主義者的影响」，「莎士比亞對德法兩國浪漫主義者的影响」這些話，根據我們所瞭解，等於承認了影响這種價值：以前文學的存在可供給文學家使用，已經存在的文學作品，可以幫忙文學家去創作，使他明白他所要創作的作品性質如何，可否成功，因此迫他去發現自己的特長和弱點。過去的作品，在他作爲一個作家的形成和發展上，當然有着極大的作用。明白這意義，我們就應該多談論或撰寫有關魯梭對西方文學的影响，英國文學對十八世紀法國作家的影响，意大利文學作品對十六世紀法國人的影响。這些理論認爲那些秉賦創作才華的人，每人以不同的方法，在魯梭著作和英國及意大利詩和小說的幫助下，把天才發展出來。我們可以用一些事實像接觸，圖書館，翻譯，批評來指出其影响。如果要這樣証明，我們只需收集資料。至於影响的事實——那就是現存的文學作品對個別作家的益處，對他創作能力的鼓勵與刺激，對他創作路線之左右力——所有這些事實沒辦法知道。

(三) 兩種相似問題

影响的概念，用到研究文學，尤其是比較文學時，它會顯得更有實際意義——如果研究的問題是探討不同國家的文學作品之關係。這種研究可能開始是由文學史上的資料或讀者對相似問題（Parallels）的注意所起。譬如當兩部作品放在一起比較，其形式與內容有明顯的相似之處。所謂相似問題（Parallels）有兩種，這裏需要加以區分清楚。第一種相似，並不是由於兩文之間有特別關係的存在所造成，第二種相似是因為兩者有互相影响之關係存在。在這兩種關係之外的其他相似點，可能由於作品在一種相同的文學氣候（Literary Climate）裏所創作，如果兩部作品不同時代，可能是由於一般的文學慣例所

影响（因此有瞭解文學慣例的必要），或者由於要表達某些共同思想的原故（可能性很不多）。還有一種情形，那是純粹的巧合。

基於兩部作品比較研究的結果，當我們確定一部作品的特質會被另一部作品的獨特性有所啓發而寫成，我們大概就可以談它們的影响問題了。這是需要一再重申，知道作品的影响本身沒有太大意義。不過它可幫助我們了解受啓發作品的獨特性。我們只能了解影响的一部份，因為有些由於誤解或不了解原文而創造的地方，我們沒法追查出來。曾經引起變化的舊作品，被作者吸收進他的心靈中，沒有留下蛛絲馬跡，我們怎能考証出舊作品怎樣引起新作品？只要明瞭這些限制，我們才能更有效的處理影响的觀念，換句話說，我們才能好好利用影响來了解文學作品及文學史。

（四）世界性的影響問題

當我們研究一個作家世界性的影响力，那超越國家界限的影响時，也需要同樣程度的謹慎態度。長久以後，比較文學的學生就對這問題極其注意，研究某某作家在某國家的論文多得不能計其數。我們也許會對這些研究論文的意義有所疑問。一些作家長期或短暫的在他們國家之外非常著名，這樣的事實不能等於說明他們必定發揮了影响力。對這種「著名」的研究，可能找出有關文風（literary taste），偏好，時髦，或引起大眾注意之前因後果。關於印了幾版，銷售數量，圖書館的需要，期刊上的批評，多少種翻譯等等統計數字，都是對研究「著名」問題極有價值的事實。而且這些統計數字在還未用到結論上時，應該讓統計家考察一下其意義。一個作家的成名或著名，並不代表文學影响——關於「著名」作品對某一國家的文學作品的意義，對其文學形式和文學幻境的左右力。我們平時多數肯定一個外國作家的著名作品對本國文學一定具有影响力，不過常常假設和研究出來的結論並不一樣，有些外來的著名作品是沒有影响力的。安娜·巴納凱（Anna Balakian）教授的論文「影响與文學財產」（發表在「比較與普通文學年刊」裏），曾詳細討論這個問題。

很多人都擁有這樣的看法：國際文學運動是存在的，它主張的信條是超越國家界限，不限於一派或一批作家。所以某某作家跟某某國家的關係研究，便被放在「影响」之下。承認國際文學運動，也就等於承認這樣的事實：一個文學運動雖然起源於某一國家，其他國家的作家也會受其影响。這種理論說，

某一個國家的文學運動的發起者及其追隨者的作品，會引起其他國家的作家跟着他們走，創作出跟前者同一精神和同一形式的作品。這樣，因此可以說一種國際文學運動是由某個國家極少數的作家所發起，這些作家所寫的作品後來便變成具有國際影響力。根據這種說法，我們因此就象徵主義起源於法國，未來主義起源於義大利，表現主義起源於德國。

目前更普遍的相信這樣的意見：一個世界性的文學運動有其世界性的起源。文學史家發現在很多國家，同一時期內的文學改變和革新，原因往往是出自國際文學趨勢，並不是基於上面所謂的影響。有不少相似的文學思潮在許多國家內同時發展起來，這已經被人証實。相同的作家和詩人在好幾個國家被捧作重要作家；相同的文學眼光被共同採用來對待過去的舊文學；相同的作家被介紹進來，引起當代入廣泛的注意——這是為人達到介紹入自己的某種目的。國際間的接觸也許很重要，不過要證明其歷史關係，並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這種趨勢意味着很多國家的文學生活，往往在同一時期對實現一套新的文學觀同時感覺到，這種敏感性是對某些作品的新元素有所反應。從這方面來解釋，象徵主義的確產生在法國，未來主義在義大利，表現主義在德國等等。現在這種解釋等於說，在這些國家裏，那些新元素最早被發掘出來和被人提倡。

所以文學影響如果屬於這情形，它才算數：某個國家的一部作品在思想內容上和文字形式上給一部作品提供靈感，使它具有新作風，而且這種左右力可以明顯的考察出來，同時受影響的作者或詩人是在一個走向文學新方向的國家裏創作。即使前者沒有直接產生後者，也會幫助後者的誕生，刺激它的創作。一部作品即然會受過別人的刺激，它還具有自己的形式，自己的幻覺，因此一方面屬於一個新運動，一方面具有自己的獨特性。

可以引用一個例子來將這點解釋清楚。瑪茹哥女士（Maja Goh）在她的「卡夫卡與法國作家」一書中曾指出，法國超現實主義（French Surrealism）的著作與德國小說家卡夫卡的作品，相似之處甚多，這現象到底顯示法國超現實主義者受卡夫卡的影响，還是由於大家都同時表現了一種「時代精神」？爲了探討這問題，她於是提出這個問題：是不是卡夫卡會創造一種新的文風，受到世界各國的模仿，或者在他的作品中呈現一種人類生活的基本形式。爲了尋找這些答案，瑪茹哥首先調查卡夫卡和法國超現實主義者的關係存在。結果發現他們兩者之間並沒有這樣的關係存在——不管是一方面或互相影响，通過接觸或個人的關係，找不到任何證據。

根據法國超現實主義者有關卡夫卡的著述，以及他們翻譯卡夫卡的書，瑪茹哥破究他們和卡夫卡的文學作品的相似點。諸如氣氛、語調、心理、故事背景、人生觀、意象的相似，此外也比較兩者對夢幻，把現實與虛幻混雜在一起的偏好。有關這些問題研究的結果，証明兩者之間的相似點並不是由影响所造成。他拿好幾位超現實主義作家和卡夫卡比較，結果找到個別的獨特性及其差異，並沒有相似點。即使有相似之處，瑪茹哥說，也跟各家的本質分不開。

所以她考定這是超現實主義作家把卡夫卡奉爲時髦之神。她同時發現常常流行的誤解和對卡夫卡真正文學地位之誤會。一些作家們常常爲建立起自己的地位和路綫，他們很聰明將與自己相似的作家塑造成一個偶像。

瑪茹哥這類研究的貢獻，使我們知道文學氣候或文風，或文學潮流的內容。從超現實主義作家和卡夫卡之關係的例子裏，我們知道一派入將別國與他們相似的一個作家歸入他們的運動裏面去。在浪漫主義時代的時候，莎士比亞和卡德倫也被人加以利用。很清楚的，所謂「影响」的重要意義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是自我標榜罷了。這個當然是一種重要的刺激！同時是一種新文學運動之形成的重要因素。研究比較文學的人，在探討一部外國作品的起落時，一定要分辨清楚接受，著名，流傳廣，和影响之關係。有鑑於我們最後討論的影响觀念，我們的結論一定要建立在明顯的，可証明的關係上，以及同樣可証明的形式和思想內容。在新作品所發生的效果。

譯者附註：本篇原是 Jan Brandt Corstius 所著 *Introduction t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Literature*（比較文學導論）一書中第六章。爲求淺易與通順，很多不適普通讀者之地方沒有譯出。

書評

張瑞星

陳若曦的『尹縣長』

尹縣長，陳若曦著。台北：遠景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三月初版，四月廿日七版，二〇三頁，新台幣四十元。（短篇小說集）。

(一)

文藝是一時代的反應。「一個認真的作者，一定是反映他的時代表達他的時代的精神的人。」①大凡「偉大」的作品，或反映、或批評，都有著與時代現實的密切關係，這恐怕也是文學能「影響」時代現實的所在。「現實是一種責任，它需要我們積極的注視，而非消極的。」七三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力希·波爾如是說。所謂注視，原是原籍波蘭的廿世紀初期小說家左瑟·康拉德所說的，藝術的最主要目標是使人看見。而小說的寫實主義精神，正是正視人生、直面生活，不在技巧上要必要的花招，直接反映現實社會。然而，所謂社會所謂現實，自然難免會觸及現實政治，而文學家的直筆，恐怕就難免無情地觸及當政者的癢處。這，劉紹銘說得好：「但一個小說家所感興趣的，不是當政者理性的分析，而是挾在

漩渦中的小人物感情的痛苦。」②

當年『現代文學』大將之一的陳若曦，在大陸生活了七八年，回歸『自由世界』後所發表的一系列『大陸人』③政治悲劇，便是『把握到這一點微妙的心理』，寫成的『大小說』

④

『尹縣長』一書收入短篇六個。除了『查戶口』、『晶晶的生日』、『值夜』、『任秀蘭』、『耿爾在北京』與『尹縣長』都會在香港『明報月刊』發表。作者略加刪改，如文字、語氣、標點……她自道：『爲了求教於老家的讀者……；有時自己乍看都糊塗了。』

(二)

朱自清說魯迅的『阿Q正傳』的情調『嚴冷』、『哀矜』，這二詞用在陳若曦的這本小說集也是頗適合的。嚴冷的是作者的行文語調觀角同時也是意境，哀矜的是血淚交凝的悲歌。她的分析，冷靜中隱藏着無可奈何的溫懷，她的人物冷眼旁觀，開口則帶着防範的心理，『好像『人民中國』成了特務充斥的國家了。』

在『晶晶的生日』中，『文老師』因晶晶喊了『毛主席』壞蛋！的『反動口號』，而思量着對鄰居『王老師特別小心，得罪不得的。王阿姨也不能得罪——連冬冬都得罪不起了。』——

想到堂堂一個大人，却要防範起一個七歲大的毛孩子，自己都感到臉紅了。

這，實在是『恐怖中帶着荒唐意味』的事。

這些大陸人過的是戰戰兢兢的生活，像『失去重心的防碍，搖搖幌幌的。』

一個稚齡孩童遊戲時喊爸爸壞蛋媽媽壞蛋後喊了『毛主席壞蛋』（反正，他幾個月大時，『媽媽還不會喊，便先會『毛』呀『毛』地叫了。』）這句『反動口號』，結果弄得大人們紛紛『失神落魄』、『深爲震動』，於是『我』也忘了孩子的純真無知，而對他失望起來，彷彿他喊了這句話便『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了』。她更担心將返的丈夫對孩子的失望。『孩子的爸爸爲了怕他生在異國，特地乘程趕回中國』，更重要的是：

他迢迢千里而來，如今鬱鬱不得志，只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看他生在『紅旗』

下，長在「紅旗」下，盼望着將來能成爲八億衆生中的普通一份子，不帶任何思想包袱，平安無事地生活下去。這麼謙卑的願望，眼看在孩子四歲時，便遭破滅的威脅，能不令他傷心嗎？

「迢迢千里而來」，換成比較時髦的話，便是「回歸」、「投奔祖國」，其中恐怕不無作者自身的寫照吧。「值夜」中的柳向東，「耿爾在北京」中的耿爾，都是抱着爲國服務的理想而還鄉的。

那時，支持着他的不單單是一腔愛國熱血，還有美好的理想。爲了這個理想，他熬夜攻讀列寧和毛澤東的著作，作了多少筆記；爲防聯邦調查局，躺下來時，頭也要枕着文件才敢合眼。（「值夜」）

柳向東是台灣留美的大學生。「爲了捍衛神聖領土釣魚台，拋棄博士學位的論文，生命也在所不惜，」甚至把名字改爲「向東」，七三年幹勁沖天的回國效勞。

「天空格外的高大深邃，平厚寬廣得漫無邊際。」「讓他感到自身渺小得無能爲力。真的，這無能爲力的感覺，不知起自何時，但的確確與日俱增了。」柳向東剛到北京時，「發現國內對台灣的情況一無所知……引用的全是老黃曆的資料，」「當時他簡直是氣憤了。」於是「立刻熬夜趕寫了萬言的備忘錄，在離京前夕交給了「國務院」——「那備忘錄一直如石沉大海。」

「海外的留學生，到底怎樣才能最好地爲「祖國」效勞？」他不時自問，但是得不到答案。「對着大鐵蕩山的冰峯，醉吟『沁園春』，引吭高歌『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豪氣已逝，當年捍衛的神聖領土釣魚台今安在？他向人問起，得到的答案是：

釣魚台？在北京西郊吧，聽說是專門招待高幹和外賓的。

「這以後，他也不再提起了。」他再也無法自我陶醉在所謂未來的大同世界。再也不提的事，當然不少，比如輔導學生數學。他熱誠地「帶了很多參考書到農場來，準備好好地研究一番。」有人告訴他：「你只要使學生懂得零點一加零點一『等於』零點二，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不等於』四分之一就行了。」——

經他這一指點，向東好比劈頭澆了一盆冷水，簡直冷到了心底。他把書仔細地摺

起來，壓在睡覺的稻草舖下，再也不提輔導學生數學的事了。

同樣的情形發生在開會，「剛開始時，他非常熱烈地參加討論，」後來却要逃避開會。他知道自己再也「無法像別人一樣慷慨陳詞，唱做俱佳，合伙演成一齣好戲。」因為他逐漸了解到：

原來這些高級知識份子純粹是爲了討論而討論，嘴上說的和心裏想的並非一碼事——甚至是藉疑問來發洩自己的胸懷，而這是最令他痛心的了。他不禁疑惑起來：在這號稱世界革命的中心，究竟有多少人信仰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和許多問題一樣，這也得不到答案。所以，就在他「演說家」的名聲越傳越响時，他反而逐日沉默下來了。

「這困惑便成爲鉛塊，一直壓在他心上了。」「近來，他開始懷疑自己是犯了左傾幼稚病，不够冷靜，以致灰心失望起來。」

耿爾也是留學生，曾在美國住了二十年，六四年返國，目睹了文化大革命與批林批孔等運動。他被人背後喊「美國佬」，「使他感到像隻烙了火印的牛仔，終身洗刷不掉。」儘管歸國華僑和留學生地位很低，他「剛回國不久，他還充滿了理想，相信思想改造的可能性。」因此，「他想，如果能和血統工人的小晴結合，不但自己的思想改造有脫胎換骨的可能，就是子女身上也將流着工人階級的貴族血液——有比這個更有意義的嗎？」

然而就在他們（耿爾和小晴）最幸福的日子裏，那「文化大革命」的鐘聲敲響了驚天動地的漫長的「文化革命」改造了許多大事物，耿爾與小晴分手了。「這失意的記憶，已蒙上了一層往事已矣的灰色，但這滋味却總是甜美中帶着苦辛，一如這杯中的竹葉青。」

這以後，在同事的介紹下，他認識了新寡文君的小金，這時他只剩下結婚的願望，而非思想改造和純淨的下一代的理想了。他呈上了申請結婚的報告書，然而半個月後，組長告訴他，「上面正在慎重考慮他的申請……」——

慎重考慮？是我耿爾結婚呀，他想，怎麼要勞到他人來考慮呢？

結果是石沉大海，興奮的等待再次落了空。原因是小金出身不好，政治面目不清。這時，林彪事件發生了。

他始終弄不清楚，是誰受了騙，他，林彪，還是毛澤東？他覺得連最後一點信仰也揚棄了他；好像盲人失去了手杖，叫他走投無路。

于是他踉倒下來了，神經衰弱加上一點點感冒。之後，他已「太疲乏了」。「什麼理想，什麼思想改造了下一代，他」哼都不哼一聲了。「恐怕，只有「吃涮羊肉是莫大的享受」了。

(三)

比較而言，『晶晶的生日』中的「文老師」夫婦，畢竟還看到了「下一代」。他們也像耿爾與柳向東一樣鬱鬱不得志，至少還能把希望和理想寄托在下一代身上。這，耿爾試過，但失敗了；而柳向東是沒想到的。

那麼，讓我們來看看這些下一代吧：

「孩子睡得像死去一般，怎麼弄也不醒，我只好把她抱去餐室，用冷水洗了一把臉，這才半睡半醒地睜開了眼。王組長親自把餐室的門關緊了，接着就和我們主任盤問起小紅來，老邵打開錄音機在一旁錄音。先問她：爸爸叫什麼名字？媽媽叫什麼名字？接着就問她：有人教你喊反動口號沒有？小紅閉了眼睛只管搖頭。問了一陣，主任急了，說：有小朋友聽到你喊反動口號……」——說到這裡，王阿姨的整張嘴幾乎塞住了我的一隻耳朵——「毛主席」壞蛋，喊了沒有？這下小紅似乎知道厲害了，使勁的睜大了眼睛——你知道小紅那雙水汪汪的眼睛，像荔枝核般晶亮的——她就這麼乾瞪着眼，瞧瞧王組長，又瞧瞧主任，一邊只管搖腦袋。他們輪流勸她，哄她，交代政策，叫她老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只要承認就算了……最後，主任只好把彙報她的小朋友名字講出來了。這下，孩子才記起來似的，承認是說了，立刻哇哇大哭起來。大家哄了好一陣，她才止住了淚水。我以為事情就完了，誰知他們接下去又追問她：爲甚麼喊這反動口號？小紅又是搖腦袋。老王說：

這口號那裡聽來的？爸爸說過？搖頭。媽媽說過？搖頭。老師講過？搖頭……。

我那時偷瞌了一下手錶，不得了，十二點了！孩子已經熬不住了，瞌睡連連，眼睛閉呀閉地。最後一次問她：聽見媽媽喊過沒有？她就閉了眼點頭了。……

小紅比晶晶還小，四歲不到，「就留下了錄音口供，存進了檔案，長大後沒事就好，萬出點紕漏，肯定舊事重提，那時可就是『自小一貫反動』了。」

這，也難怪「文老師」「都聽得目瞪口呆」了。

在共產社會主義國家，「一個小孩可以偷，可以搶，但萬萬不能犯政治錯誤！」所以「文老師狠心打了」一臉的麻木不仁，仍是傻傻地張着嘴，眼珠像死魚的一般，暗淡無光彩」的晶晶兩個巴掌。

像晶晶這樣，聽見「老反革命」，便「馬上繃緊了小臉，一板正經地點着小腦袋瓜」的下一代，其實是一種悲哀的寄托，這樣的下一代的中國，仍是「無聲的中國」。

文革初期，他們還是小學生，却已曉得組織了一些小朋友，在我們宿舍裏「抄家」、「查封」，幾條皮帶搞得呼天價响，個個殺氣騰騰的。

這樣的「下一代」到了『尹縣長』中，便是張氏兄弟：

年輕人不得學習，不重視組織紀律，成天打架，爭權奪利，這樣下去難保有好下場！

這樣的「下一代」當家的中國，也難保有好前程，如何能寄托理想呢？

(四)

『任秀蘭』的悲劇，不只是她個人「以死來抗拒黨」，而是陳若曦在本篇最後次段所寫的：「階級鬥爭的輪子滾滾面前，很快地，『五一六』在南京局就成了一個歷史名詞，一段恐怖中帶着荒唐意味的回憶。」恐怖而荒唐的是，任秀蘭死後：

院裡開了如何盛大的批判大會，多少人上台批斗任秀蘭，說她「形左始」，「極右終」，是「自絕於人民」，死得「輕於鴻毛」，自然要「遺臭萬代」了。會上宣佈開除了黨籍，蓋棺論定為反革命份子。

然而——

那年秋天，林彪事件發生了，不久就忙於「批林」、「反極右」。一年不到，所有上台坦白過的「五一六」份子都紛紛推翻口供，叫嚷是屈打成招；而當年整他們的人，很多又作為林彪黨徒的嫌疑被關進了學習班。本院的準「五一六」也陸續放出來了；最後一位，在關滿三年後，也見了天日，什麼罪名也沒有。

在不息的階級鬥爭中，個人的死，果然「輕于鴻毛」，任秀蘭的死，「再也無人提及，她的名字也只在水院的路線鬥爭史上才出現。」對於尊重人的生命的「我」，「就不同了。她的死像一塊鐵投進了我的心海，重重的，越沉越深，」那種感覺，「像頸練一般，今生怕是解不開了。」

而毛澤東說，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

我從來不是縣裡的第一把手——連第二都不是。不搞組織，不管宣傳，不會出謀劃策過。黨叫幹啥，就幹啥。一共就是一個腦袋，隨黨怎麼改造……至於我的歷史，「解放」以來，也交代過五、六回了，還有什麼隱瞞、誑報呢？

這個戴眼鏡穿幹部服裝，當年爲了保障手下士兵的安全而起義反正的尹縣長，會是紅衛兵小毛頭大字報上的「地痞流氓」、「軍閥」麼？其實是爲了「革命需要」，「不槍斃個把人不以樹立威風，擴大影響，」而強套上帽子逼他「引火燒身，自覺革命」。

張系國說：「陳若曦寫槍決的一幕，是中國現代小說裏少有的動人描述。」⑤那種「動人」，用陳若曦自己的話，是一年後，「我」在北京秉單公園聽張小弟描述尹飛龍被處決前的：「一陣風刮來，泥沙紙屑都捲起，在空中翻騰，太陽早不知被驅趕到何方去了，滿天皆昏昏慘慘，一片黃濛濛。」陳若曦是個深明小說技巧的作者——

我眯緊眼，頭順着風勢躲，臉皮被風沙刮得麻癢癢的。那黃土高原長大的少年却若無所視；風刮得疾時，他還興奮地張開兩臂，想捕捉一把似的。

這一段看似寫刮風，其實深藏在應合，暗指兩人對驚天動地的革命鬥爭的不同反應。

這裡，且節錄下這動人的處決的一幕吧：

我哥哥立刻跳上台呼口號：「血債要用血來還！」「處決軍閥、惡霸、反革命尹飛龍是毛澤東思想偉大勝利！」起先，我們還跟着喊，可是聲音越來越稀，越來越

低。我當時好像喉嚨被什麼堵住了，胸口飽脹得難受。到最後一句『毛主席萬歲』時，只剩下台上的人跟着喊。大家一看，跟着喊的竟是尹飛龍！他變手被人架在身後，眼鏡掉了，但頭却昂起，臘黃着臉，瞪直了眼睛，低沉有力地喊着『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我們都呆了，全場鴉雀無聲，只聽着他一個人喊。

尹縣長被綁架在一根預先插在石堆裏的木樁上。當舉槍對準他時，他又仰頭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眼睛鼓得大大的，眼球好像要爆裂開來似的，嘴唇也咬出血來。大家嚇壞了，對着這樣的口號怎能開槍呢？非讓他停止喊口號才行。我哥哥正好有兩條大手帕，就上去把他的嘴堵上了，創子手這才開了槍。這一次，一聲歡呼都沒有，也沒有人想走近去看，那屍體就孤零零地掛在木樁上……

「山，還是山，是連綿不斷，萬古千秋，偉大的秦嶺。」階級鬥爭，滾滾不息。曾幾何時，帶頭燃起革命鬥爭之火炬的小張那一派，因武斗搞得兇受到通緝，紅衛兵總司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派，於是有人想替尹縣長平反了。

類似這樣的事也不止尹飛龍一個呢。

而毛澤東說：死人的事是經常有的……

(五)

『查戶口』的共產主義版潘金蓮的女主角彭玉蓮，「除了愛打扮，偷漢子，別的也沒有甚麼毛病。」「善於保養，注重穿着，」原不算毛病；「偷漢子」則是「社會問題」。這個短篇除了揭露黨委書記借本身的地位勾結婦女外，陳若曦也許有意觸及大陸人的性生活。

他們夫婦給我一種不相稱的感覺。首先兩人的年紀好像差了一大把，彭玉蓮雖然跨進了中年，但神情、打扮總像抓着青春的時光不放，不像她丈夫暮氣沉沉。冷子宜據說五十歲還不到，頭髮已半白了，兩穴光禿禿的，前額寬廣得像平原，一臉的褶紋不亞於剛犁過的田畦。

冷子宜原是副教授，緊跟政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便像「尹縣長」般響應號召，大放一通，誰知突然來個「反右」，便被套上「老右派的帽子」，因此長年在外勞動。夫婦間的性生活並不和諧。彭玉蓮乃性不滿足才偷漢子的。她與黨委書記「發生關係是不得已」

的鳴冤檢討相信是實話。而未老先衰的丈夫竟「寬宏大量」，所以彭玉蓮依然滿面春風，「熱情地裂嘴一笑」，喊南京的「冬天冷得要死，夏天又熱得叫人不想活了」，「依然穿着奇裝異服招搖過市」。

「男女關係問題」「只不過是生活腐化而已，頂多寫張檢討吧。」「還是屬於生活作風問題，那就加強加強教育吧。」「比不得政治問題可以無限加碼，」所以鬧太大了只能借「查戶口」突擊。「查戶口」變成了「捉姦」。到了冷子宜回來開語文課，這共產版婦潘金蓮故事便告終了。沒有吵架沒有動武沒有血淋淋的事發生。然而，問題解決了麼？

丙

問題當然沒有解決。「尹縣長」中的六個故事都留下了不少困惑的問題而沒有答案。然而，作家的責任，似乎不是也沒有能力提供答案。張系國的『地』後記中引用了康拉德的「文藝的最大目標是使人看見」，然而他說，至於那現實人生的美醜善惡，「却非小說的作者所能左右。」小說作者能做到的，恐怕只是「揭出痛苦，引起療救的注意」而已。真正以行動去「改良社會，改良人生」顯然非作者的事了。

七六。七。廿二。關丹

附註：

- ①：台北『文學雜誌』創刊號「致讀者」。夏濟安主編，一九五六年創辦，六〇年停刊一期。
- ②：『十年來台灣小說：一九六五——一九七五』劉紹銘著。香港『明報月刊』第二二一期。
- ③：見②。夏志清先生曾建議陳若曦寫一系列的小說，題名「大陸人」，與「台北人」互相呼應。
- ④：同②。原句為：「如果把握到這一點微妙的心理，我相信會寫成大小說。」
- ⑤：『批判的文學』，張系國著，收入雜文集『快活林』，台北：遠行出版社，七六年三月出版。
- ⑥：『我怎樣做起小說來。』魯迅著。魯迅當年著『狂人日記』『孔乙己』等「不過想利用它的力量，來改良社會。」又說小說「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以所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人們中……」

吳 戈 編

中國新詩集總目（一）

編輯例言

1. 本目錄共收自一九一七年起至一九四九年止三十餘年間所出版之白話文新詩集書目。
2. 本目錄所收詩集共計八百餘種，包括別集、合集與總集三類，爲目前蒐集最完整的一本中國新詩集目錄。
3. 本目錄編纂時，曾參照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研究所圖書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香港友聯研究所圖書館和東京東洋文庫等之新詩編目及其他中國出版之書籍雜誌等，增訂而成。
4. 本目錄以作者姓氏第划多寡排列，先簡後繁。
5. 本目錄後另附有詩人生平簡介及索引，俾便查閱。
9. 本目錄乃供給一般愛好中國新文學，尤其是新詩研究者以適當的參攷。
7. 本目錄僅屬初稿，倘有罣漏與舛誤之處，敬希讀者惠然見教，有待他日補正。

作者

集名

出版社

出版年份

卜戈云

一片

上海梁溪

一九二四年

丁力

召喚

北京海音

一九二六年

丁丁

我倆的心

上海泰東

一九二六年

戀歌（與曹雪松合集）

上海泰東

一九二六年

過去的戀歌

群衆

一九三一年

力揚

我底豎琴

詩文學社

一九三一年

射虎者及其家族

自刊

A L

走夜路

自刊

A M

河邊戀歌

詩創作社

C F 女士

浪花

北新

一九二四年

于廣虞

骷髏上的薔薇

北平古城

一九二七年

晨曦之前

北平北新

一九二八年

孤靈

北平北新

春云

綠波

魔鬼的舞蹈

北平北新

落花夢

北平北新

世紀的臉

北平北新

劍與淚

于人俊

盤溪草

寧波世界

一九三〇年

于平

感情的冒險

福州詩之集

一九三五年

川島

月夜

北平北新

方瑋德

瑋德詩集

第一出版社

秋夜蕩歌

瑋德詩文集

上海時代

一九三六年

方平

隨風而去

上海星群

方殷

平凡的夜活

上海商務

方敬

雨景

上海文生

行吟的歌

上海文生

一九四八年

聲音

工作

受難者的短曲

上海星群

心園

沉思

舊蕾學社

卞之琳

三秋草

上海新月

一九三三年

魚目集

上海文化生活

一九三五年

蘆葉船

北平立達

一九三六年

漢園集（與何其芳、

上海商務

一九三六年

李廣田合著）

十年詩草

上海文化生活

一九四〇年

慰勞信集

一九四〇年

天藍

預言

一九四二年

戈、矛

茫野詩草

將軍的馬

草原牧歌

蟬之曲

獅子吼

畫眉集

江戶流浪曲

桃色三三色

大渡河支流

桃花命運

情詩

濤聲集

佃戶林

戀歌集

橫吹集

童心

這時代

她的一生（與臧克家、小默、

劉廷芳、朱湘、

林庚、（麗尼合著）

上海真善美

上海南京

上海詩歌月報社

上海開明

上海大東

上海九一八

春風學社

北平北新

上海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四九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四年

十二月

書店

上海商務

上海商務

上海生活

橫歌集

夜行集

江南曲

放歌集

聖母像前

死前

Il Dec

獨清詩選

埃及人

威尼市

零亂草

鍛鍊

謝了的紫丁香

都市的冬

十二月的風

海燕的歌

一個中國兵的畫像

塑像

血的斗笠

二岡兵

上海生活書店

上海光華

上海創造社

上海新宇宙書店

上海創造社

上海創造社

樂華

上海光華

開封四方雜誌

上海詩歌季刊社

上海聯合

上海聯合

重慶文藝研究會

一九三五年

一九四〇年

一九二六年

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〇年

一九二八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八年

生活的謠曲

火霧

紅薔薇

中國母親的土地啊

不凋的花

穆林女獻唱

海上棠棣

枯燥

玄廬文存

愛的奏曲

朋友的詩

良夜與惡夢

詩選

苜蓿花

榴紅花之歌

石舟集

春堤

天燈在看你

風景

告別

重慶商務

上海新豐

詩家

北平

文化生活出版

民智

小說林

新時代

北平北新

北平北新

上海湖畔詩社

一九二九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二五年

一九四九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〇年

青年作家

上海星羣

田漢
田間

江戶之春

上海

一九二二年

未明集

上海詩人社

一九三五年

中國農村的故事

上海詩人社

一九三六年

中國牧歌

上海詩人社

一九三六年

抗戰詩鈔

呈在大風砂奔走的岡衛們

上海生活

海

給戰鬥者

孟平英雄歌

張家口普察冀邊

一九四六年

她也要殺人

上海希望社

一九四七年

趕車傳

新華

一九四九年

白采的詩——羸疾者的愛

上海中華

一九二五年

白蕉

白蕉

勵羣

一九二二年

白虹

動亂的街頭

臨鍾

一九三二年

白寧

夜夜集

典雅

一九三二年

白薇

琳麗

上海商務

一九三四年

白特

還鄉集

中國詩歌

一九三四年

史輪

白衣血浪

上海泰東

一九三三年

包白痕

慘痛的世紀

詩播種社

過客

這兩年來，我常搬家。每次搬遷都沒有帶給我什麼，只知道我又將遠行。沒有惆悵，連離情別緒也沒有。總之什麼都記不起，好像我並沒有到過那些我曾經駐足的城鎮。許多人事皆變得如是煙遠。雖然搬家只是最近兩年來的事。

每到一座城和小鎮，住沒多久，背起包袱，提兩袋書籍我就走了。沒有告別和揮袖，走得似乎很瀟灑，一點也不神傷。如是者二年，連感情也變得冷酷兼冰冷。東西南北匆匆來去，丟自己像丟塊掉進水裏的石頭，只冬一聲就消失踪影，間中雖引起波動，我卻不任自己漣漪。

在生命的過程中，可能已遺失了離別和歸去的感受。家園快成為歷史中古老朝代的遺跡，只能憑吊，不復燦爛和輝煌。去到那裡，潛意識裏會這樣告訴自己：這只是一個駐足，沒多久你又會提着行李走了。一座陌生的城將在你眼睜亮起，生命裏會駐足過的許多城，彷彿不會存在。深夜觀看星星，雖遙遠卻很真實的貼近我，無論我去到那裡，這些星辰都一直尾隨着，只要我仰起頭就能看到它，始終不會離去，也許在我底生命就只有這些星星了。

在北馬時我搬遷了好幾次。從馬泰邊境到玻璃市然後米鄉亞羅士打。在泰國也一樣常背

起包袱。從曼谷北上喃邦然後再到馬塔，最後又折回曼谷。結束泰國的生活坐機回返板島時，在藍天白雲間，頗有回返家園的興奮。在興奮裏我忽然感到極度的疲憊。想起牧豎奴的詩句：

你因而走得更遠

你必須走得更遠 破滅的

你流淚 像雨中的湖

Home, Sweat home

幾朵白蓮

讀這句「Home, Sweat home」真叫人心酸激動裏湧現幾許不安。你還會走得更多遠？疲乏去想，我沉沉閉上眼睛。感覺里，飛機在飛行中，忽然亦因此而微微震動。

這次雖回返板島，但是板島的陽光海岸仍然築不起一道防波堤。逗留已成一種奢侈，我這一隻浪啊！還沒等島上的陽光把我的膚色晒黑，我提着行李又走了。晚上十時卅分在峇六拜機場起飛，飛向都門。在星空俯望八打靈的燈火和吉隆坡的繁華在相互輝映。在一片燈海裏，我恍惚看見許多城鎮，泰馬邊境，亞羅士打，北海和板城還有曼谷。這些邊疆、海島，異域，諸般燈影，團圓在我眼睜亮起、瞬間又熄滅。衆裏尋覓，驀然回首，燈影竟如此闌珊。這許多我會經駐足的城飛成一隻流螢在我瞳眸隱去。

生命恆在變動，如是不息。數度搬遷，南下北上，天空和我和大地已不復分辨。兩年來的江湖，說古典一點也不笑傲；談現代只是形色匆匆。南下北上，東西去來，行程盡是塵埃滾滾，還沒來得及把這片塵色彈掉，六月中旬，我又再度搬遷。

新居門前有個山坡，週圍沒有其他房舍，拉浪草長滿其間。搬來以後，我常望住這個山坡出神。每天風吹不息，拉浪草像浪花一般湧來、不分晝夜。晚上雖看不見拉浪草的擺動，但是傳來的風聲更湍急，滿窗風動。

以後的日子，我一直告訴自己我要到對面的山坡走一趟。但是一個月以後，我仍然未曾踏足這個山坡、也不會置身拉浪草之間，聆聽風聲如何走過。每天我望着這個美麗的山坡和那片拉浪草。一切都沒變。風聲仍在，只是我仍然沒有走上這個山坡。當有一天我離開這裡

時，山坡上的拉浪草仍然會一樣搖曳着那一片青青草色，一切都沒變，風聲仍在，唯一不同的是我又將離去。

許多年以後，是否還會記起，記起這許多變遷……我緩緩閉上眼睛，拉浪草紛紛向兩旁飛逝。遂想起沙禽的詩句：

天空和我和大地
也並非沒有改變。

廖雁平

風寒月冷

氣喘的推開房門，撇開電燈看到桌上你給我的信條，龍飛鳳舞的字跡使我不忍多看一遍，儘量讓自己不要相信你已失業的事，剛才外邊的寒氣很冷冽，爲了抗禦寒意入侵，才奔跑帶跳地踏上四樓。看過你的信後，我心裡覺得很悶澀，似有樣東西欲塞窒肺腑不讓我呼吸。

我走出房門，步近樓前，倚着窗望着外面的夜色，寒流不息地由四面襲來，今晚怎麼樣凜凜凍人，仰望天空雲霧模糊了半邊天，月看不見，星星也不見，怎麼今夜全部都隱藏起來啦！莫非厭煩我向你傾吐不愉快的事情，抑或是你們不忍卒聽我顫抖嚔嚔的口音，俯首移目望向巷道，無人；巷口有柱路燈，無打梆的守夜人巡遊。想：你們怎麼還不同來呢？也許你們到外頭買酒澆愁，說不定到台大的椰林大道去吹冷冷的東北風；讓自己的思想更清醒，積極。明知道人生不如意事常有八九，既然想通了，爲何不看開些，儘情使自己多構思一些歡欣美好的意念，充溢於自己的腦海中，環顧對戶左鄰右舍的人家，沒有熄燈的窗裡發出昏黃幽睡的光，催眠注視着床上睡者入睡；或者床頭的人根本還沒有睡，痴呆凝注着黝暗，冥思想着斷續無章的往事，今晚想了，明晚自己會否再沉思？躺臥於同樣柔軟舒服的沙發床。

有人說，人人都嘗試過死，所不同的，這是疲勞過度極需要休息的死。這種死並不可怕，而且人人熱愛異常，因為這種死並不嚇人，因此有人寧願終歲躺臥於床上，醉生夢死渡其一生。

步入了戶門，重掀開檯燈，扭開收音機，播送國語閩南話混雜的廣告，反覆重講的煩死人，只是換了語句講吧了，隨着便是一曲流行歌的播出，哀哀愛愛的歌聲，有時倒易令人墜入他的歌世界裡，歌唱完後，又是廣告介紹，我立刻關掉，寧願看書，觀閱青史殘卷。噢！將近子夜了，他們怎麼還不同來呢？一柱香過後，步伐急緩不齊上樓的足聲隱隱傳來，我急忙打開大門等候。

「你們終於回來了，我等得你們好久啊！」我說：「怎麼啦，失業了怎麼辦好？」只見你笑嘻嘻地若無其事的样子，油然使我也展顏起來了，笑談東北風幾時過去，暖和的南風又輕輕地吹綠大地。大家聊了許久，我們像往常一樣，穿上道袍走上天台，向着冷漠的宇宙練起我們的套拳。

沈穿心

妻子

遺補之一：掌心

於是，你掌心里的曲綫何以不安地構繡着不安的一撇又一捺？你且離去罷，城裏的妻子已在黃昏雨後走了。你就溶入車馬人潮中，抑或是人潮車馬溶入你？誰也不知長短調徐緩地在如何絕色的樓子裏，揚不起你的容顏，早已沉埋入忘却誰是編輯史書人？宛若正有意與無意間，告訴些後來者，你曾經輝煌過的歷程呵呢。在某年某日的元宵季，你是歌者，且苦且傷且愁地在下游處補着上一行與下一行的斷句，直至暮色殘在你如風雪后的那一把散髮，是如何的容狀，如何的神傷。遽然亮起懇怒的長長號角，你在街心處醒着。

遺補之二·燈

是否，沒有燈心的血燭仍可把堂上吻成一片昏黃？若否，何以妻子走后仍然遺下不時乍起的暗香，長長地伸延至沒有結局的結局？你且速抓一把即將煙失的鎖事罷，如何地驚愕拾起滿掌幽冷幽冷的淒清呢？遽然坐起，你以原始的口舌喊着外人茫然的乳名，何以却輕靈起最最古典的神傷？是誰也不知樓頭踏梯的响聲，牽動你多少會相熟之輕與重。你就不知如何去收拾不安的姿式和淡出淡入記憶的景色呢？庭外漆紅的箱子已半傾，怎豈敢重重摸索你那最最熟悉的字跡？再回頭你經已不能抓住回頭的最后一刻了——。

遺補之三·筆

也罷，掌上的筆心已逐漸喪失哭泣的能力了。你知你知，妻子離后傳下的詩及琴已生鏽地心一觸即傷的懸掛於高處不勝寒之地。如此你方敢在不能自己時只可遙望而已，如望北佚名的牧人，直至不堪棲立在不堪棲立的方向止。何以你那起起落落的簫心一呼開把整個江河整座林木也刺痛地改變了平直綫游伸的傳統，如灑落灑落的雨水，滴滴垂下至黃昏的淒楚？大悲二三已唱再唱了，你且把前人遺下的大寂寞飲盡罷，然后再否定紅塵以內的飄渺年代。你知你知，多少密約皆給世俗蝕光了，那甚麼屬於你呢？你又屬於誰？

Edward Albee 作

賴瑞和譯

動物園故事

演員：

彼德：四十歲剛出頭的男子，不肥也不瘦，不英俊也不醜。穿粗花呢衣服，抽煙斗，戴角質架眼鏡。雖然快進入中年，他的衣着和舉止顯得他較年輕。

傑里：快滿四十歲的男子，衣着不寒酸，但隨便。一度整潔而稍微孔武的軀體，現在開始變肥了；而雖然他不再英俊，他以前顯然是英俊的。他的軀體衰敗不應該暗示放蕩的生活。看真切點，他非常疲倦。

場景：

紐約中央公園；夏季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時間是現在。舞台兩邊各有一張公園長椅；都向著觀眾。長椅後面：樹葉、樹木、天空。開場時，彼德坐在其中一張長椅上。

舞台指導：

幕起時，彼德坐在台上右邊的長椅。他讀著一本書。停下來，擦眼鏡，再拿起書。傑里走進來。

傑里：我去了動物園。（彼德沒有覺察）我說，我去了動物園。先生，我去了動物園！

彼德：嗯？……什麼？……對不起，你在跟我講話嗎？

傑里：我去了動物園，然後走到這里。我是向北走嗎？

彼德（迷惑地）：向北？嗯……我……我想是吧。讓我看看。

傑里：（指向觀衆）那是第五大道嗎？

彼德：是的，不錯。

傑里：而那條十字街是什麼；那條，右邊的？

彼德：那條？噢，那是第七十四街。

傑里：而動物園在第六十五街一帶；所以，我是向北走了。

彼德：（急着想看書）是的；看來很像。

傑里：好個北。

彼德：（下意識的輕笑）哈哈。

傑里：（稍微停頓後）但不是向正北。

彼德：我……嗯，不，不是向正北；不過，我們……叫它北，是北方。

傑里：（看着彼德，彼德急於擺脫他的糾纏，拿出煙絲，裝入煙斗）嗯，好傢伙，你這樣不會中肺

痛吧？

彼德：（抬起頭來看，有點不樂，跟着微笑）不會，這個不會。

傑里：不會。你可能中的是口痛，然後，你要戴上那種佛洛伊德在他們把他整個下顎割掉後戴上的

那種東西。他們叫它什麼？

彼德：（不安的）義顎？

傑里：就是這個東西！義顎。你是個受過教育的人，沒錯吧？你是醫生嗎？

彼德：噢，不；不是。我是在什麼地方讀到的；我想是「時代」雜誌吧。（他拿起書）。

傑里：啊，「時代」雜誌不是給笨蛋看的。

彼德：不是，我想不是。

傑里：（停頓一會後）我真高興那是第五大道。

彼德：（含糊的）是啊。

傑里：我不怎麼喜歡公園的西邊。

彼德：哦？（跟着，稍爲機警，但感興趣的）爲什麼？

傑里（脫口而出）：我不知道。

彼德：噢。（他繼續讀書）

傑里：（他站着幾秒鐘，看着彼德。彼德終於再抬起頭，滿臉孤惑）我們談談好嗎？你不介意吧？

彼德：（顯然介意）爲什麼……我不介意。

傑里：你介意；你介意。

彼德：（放下書，拿開煙斗，微笑）不，真的不；我不介意。

傑里：但你介意。

彼德：（終於下決定）不；我一點也不介意，真的。

傑里：今天……今天天氣真好。

彼德：（沒有必要的望天空）是的。是很好。

傑里：我去了動物園。

彼德：我想你說過了……不是嗎？

傑里：你明天會在報紙上讀到，如果你今晚不看電視。你有電視機吧？

彼德：噢我有兩架；一架給小孩子看。

傑里：那你結了婚！

彼德：（以滿意的強調口氣）那當然。

傑里：哎喲，這可不是法律。

彼德：不，那當然不是。

傑里：而你有了太太。

彼德：（因爲似乎沒有交流而迷惑）是的！

傑里：而你有了小孩。

彼德：是的；兩個。

傑里：男孩？

彼德：不，女孩……兩個都是女孩。

傑里：但你想要男孩。

彼德：嗯……那自然，每個人都要個兒子，不過……

傑里：（輕輕諷刺）不過不能生。

彼德（不滿地）：我不想這麼說。

傑里：而你不想再有小孩，對嗎？

彼德：（有點冷漠）不，不想再有。（然後回復正常，而厭煩地說）你為什麼那樣說？你怎麼知道

傑里：也許從你蹣跚的姿態；或者你聲調裏的什麼東西。也許我只是猜猜。是因為你太太嗎？

彼德（生氣地）：那不管你的事！（靜默）你明白嗎？（傑里點頭。彼德現在平靜了）嗯，你說對了。我們不會再有孩子。

傑里（輕聲）：不能生。

彼德（寬恕地）：我想是吧。

傑里：嗯，現在；還有什麼事？

彼德：你剛才說動物園什麼的……我會讀到，或看到……？

傑里：我很快就會告訴你。我問你一些問題，你不會介意吧？

彼德：噢，不會吧。

傑里：我要告訴你為什麼我會這樣；我很少跟人說話——除了說：給我杯啤酒，廁所在那裏，影片什麼時候開映，管你自己的事——這些東西。

彼德：我想我不……

傑里：不過有時我喜歡和別人講話，真的講話；喜歡認識某一個人，知道他的一切。

彼德：（輕輕的笑，仍然有點不安）那我今天是實驗品？

傑里：在這樣一個陽光滿地的星期日下午；還有誰比一個結過婚的好人更好？有兩個女兒的……還有……一隻狗？（彼德搖頭）沒有？兩隻狗。（彼德再搖頭）。嗯。沒有狗？（彼德搖頭，傷心地）噢

，真丟人。但你看來像個愛動物的人。貓呢？（彼德點頭，懊悔地）有貓！但，那不會是你的主意。不會是。是你妻子和女兒的主意？（彼德點頭）還有什麼是我應該知道的嗎？

彼德：（他得清清喉嚨）還有……還有兩隻長尾小鸚鵡。我女兒一人……呢……一人一隻。

傑里：鳥。

彼德：我女兒把牠們關在睡房的鳥籠裏。

傑里：牠們傳染疾病嗎？我是說那兩隻鳥。

彼德：我想不會吧。

傑里：那太糟糕。如果牠們會傳染疾病，你可以放牠們在屋裏，貓也許會咬死牠們。（彼德一時目瞪口呆，跟着笑起來）還有什麼？你怎樣養活這個大家庭？

彼德：我……呢……我在一家小出版社做行政工作。我們……呢……我們出版教科書。

傑里：看來不錯；很不錯。你賺多少錢？

彼德（仍然不生氣）：够了吧！

傑里：噢，說來聽聽。

彼德：嗯，我一年賺大概一萬八千，不過我身上任何時候不會帶超過四十塊錢……如果你是個……是個搶劫的……哈哈。

傑里：（不管笑聲）你住在那裏？（彼德不甘願說）噢，聽着；我不是想搶劫你，也不是要綁架你的鸚鵡，你的貓或女兒。

彼德（太大聲）：我住在勒星頓和第三大道之間，在第七十四街。

傑里：這不難說吧？是不？

彼德：我不是要說這樣的……呢……是你不想好好談話；你只是問人問題。而我是……我是通常……呢……少說話的，你為什麼只是站在那裏？

傑里：我想走動走動，最後坐下來。（回憶說）等你看到他臉上的表情。

彼德：什麼？誰的臉？是不是關於動物園的？

傑里：（心不在焉）什麼的？

彼德：動物園；動物園。關於動物園的事。

傑里：動物園？

彼德：你提過幾次了。

傑里：（仍然心不在焉，但突然醒覺）動物園？噢，對了；動物園。我來這裏以前在那邊。我告訴過你了。譬如說，上中中產階級和下中中產階級的分界線在那裏？

彼德：哦，我的天，我……

傑里：不要我的天的我了。

彼德：（不高興地）我傲慢了嗎？我想是吧；對不起。不過，你要知道，你那個階級問題使我糊塗了。

傑里：你一糊塗就變得傲慢嗎？

彼德：我……我有時表達得不太好。（他想嘲笑自己）我是搞出版的，不是寫作的。

傑里：（發笑，但不是因為那幽默）算了吧。事實上是我傲慢。

彼德：呵，算了；你不必這樣說。

（這時，傑里可能開始在台上走動，慢慢的越來越有決心和權威，但有條不紊，以便他那篇關於狗的冗長台詞，是在高潮時唸出）

傑里：好吧。你心愛的作家是誰？彼德萊爾和J·P·馬昆德？

彼德（謹慎地）：噢，我喜歡很多作家；我的趣味相當普遍化，如果可以這麼說。這兩個作家都很好，各有特色。（說得興起）當然，彼德萊爾……呢……是兩者當中較好的，但馬昆德在我……呢……我國有地位……

傑里：別說了。

彼德：我……對不起。

傑里：你知道，今天我去動物園以前做了什麼嗎？我從華盛頓廣場一直走到第五大道；一直走。

彼德：呵，那你是住在那「村」裏了！（這似乎使彼德恍然大悟）。

傑里：不，我不是。我坐地下火車到那「村」，再一直走到第五大道去動物園。這是每個人得做的事之一；有時，一個人得離途走一段非常長的路程，再正確的從一段短路走回來。

彼德（幾乎撇嘴說）：哦，我以爲你住在那「村」裏。（譯註：格林威治村，紐約的波西米亞區）

傑里：你想幹什麼？弄清楚事情？搞好秩序？問到底那種東西？噫，那很容易；我告訴你。我住在一座四層樓的褐磚公寓，在上西邊，哥倫布大道和中央公園西部之間。我住在最高一層；後面；西邊。那是間可笑的小房，其中一面牆壁是用人造纖維板做的；這塊板把我的房子和另一間可笑的小房隔開，所以我這這兩間房以前是一間房，一間小房，但不一定可笑。我那塊板牆外的另一間房子，住着一個黑人，他永遠把房門打開；噫，不是永遠，而是他在拔眉毛時就打開門。他是搞佛教打坐的。這個黑人牙齒都腐爛了，少見的，他還有件日本和服，也是少見的，而他總是穿着這件和服來回走廊上的廁所，這是很常見的。我是說，他時常去廁所。他從來不睬我，也不帶人上他的房。他整天就是拔眉毛，穿和服，去廁所。對了，我那層樓的前面兩間房比較大點，我想是的；不過那也很小。其中一間住着一家波多黎各人，丈夫，妻子和幾個小孩；我不知道幾個。這家人常請客人來。而在另一間前房，有個人住在那裏，但我不知道是誰。我從來沒有看過是誰。從來沒有。

彼德（尷尬地）：爲什麼……爲什麼你住在那裏？

傑里：（又心不在焉）我不知道。

彼德：那聽起來不像個好地方……你住的地方。

傑里：噫，不是；那不是東區七十幾街的公寓。不過，我又沒有妻子，兩個女兒，兩隻貓和兩隻鸚鵡，我有的是，我有些浴室用品，幾件衣，一個熱爐，我本來不應該有的，一個開罐頭的東西，用齒輪轉的，你知道吧；一把刀，兩支叉和兩支匙，一小，一大；三個盤，一個杯，一個碟，一個喝水杯，兩個相框，都空着，八九本書，一疊色情紙牌，長方形的桌，一架「威斯登尤連」打字機，除了打大寫字母什麼也不能打，還有一個小保險箱，沒有鎖的，裏面有……什麼？石頭！一些石頭……海水沖圓的石頭，是我小時候在沙灘上撿來的。石頭下面……壓着……一些信……請問信……請問爲什麼你做這，請問你什麼時候可以做那的信。還有什麼時候的信。什麼時候你回信？什麼時候你來？什麼時候？這些信都是比較近年的。

彼德：（悶悶不樂的）看着鞋子，跟着（那兩個空着的相框）……？

傑里：我不知道爲什麼這需要解釋。不是很清楚嗎？我沒有任何人的相片好放在裏面。

彼德：你父母的……也許……女朋友的？

傑里：你是個非常好心的人，還有真正叫人羨慕的天真。不過，好爸爸和好媽媽都死了……明白嗎

？……我也很傷心……我是說真的。但是，那件事現在已經完了，我不知道怎樣還可以對着他們，整齊的鑲起來。還有，就是，有一點要說明白，我十歲那年，媽媽離開爸爸出走；她和人跑到南方各州：……一年左右……而她最常跟的人……還有其他的……就是個叫巴利康的人。至少，爸爸南下……回來……把她的屍體帶回北方後，這樣告訴我。我們在聖誕節和新年之間得到消息，說媽媽死在阿拉巴馬州什麼地方。沒有命了，她也沒人管了。我是說，她算什麼？屍體……北方屍體。不管怎樣，爸爸新年大醉整整兩個禮拜，然後撞倒在一輛市區巴士前面，這個家就完了。噫，不，那時還有媽媽的姐姐，不勾引人，也不喝酒。我寄住在她那邊，記憶不多，只記得她做什麼事都刻板：睡覺，吃飯、工作、祈禱。我中學畢業的那個下午，她倒在公寓（那時也是我的公寓）樓梯上死了。說起來，這是個可怕的中古歐洲笑話。

彼德：噢，我……

傑里：噢，你的什麼？不過那是很久以前的了，我現在根本不理這一切了。不過也許你會明白，為什麼媽媽和爸爸沒有框起來。你叫什麼名字？第一個名？

彼德：我是彼德。

傑里：我忘了問你。我叫傑里。

彼德：（神經質的輕笑）哈囉，傑里。

傑里：（點頭招呼）對了，有女朋友的照片有什麼用，何況是兩個框？我有兩個相框，你記得吧。我從來沒有看美麗的女子看多一眼，而且她們大都不願照片擺在同一開房。這有點怪，我想這不知是不是悲哀。

彼德：女子？

傑里：不是。我看女人從來不多看一眼，我想這不知是不是悲哀。我從來不能和人性交，哦，怎麼說……造愛超過一次。一次而已……噢，等等，我十五歲時，有一個多星期……我羞恥的垂低頭，青春期來遲了……我是個同性戀者。我是說，我搞同性戀……（很快地）……同性戀，同性戀，同性戀……對了，我想起來了。在那十一天裏，我每天至少見那個公園總管的兒子兩次……一個希臘男孩，生日和我的一樣，只是他大我一歲。我想我是非常愛他……也許是爲了性。但那是難得的奇遇，是不是？噢，但願我愛那些小女人；真的，我愛她們。大概一個鐘頭。

彼德：嗯，在我看來這十分簡單。

傑里（生氣的）：聽着！你要是叫我去結婚，養鸚鵡？

彼德（自己也生氣）：去他的鸚鵡！你想單身就單身好了。這不關我的事。不是我先要說話的……

傑里：好吧，好吧。算我不對。好了吧？你不生氣？

彼德（笑）：不，我不生氣。

傑里（鬆口氣）：好。（回到先前的語調）你問我相框的事有趣。我本來想你會問我那些色情紙牌的事。

彼德：（會心微笑）哦，我看過那些紙牌。

傑里：問題不在這裏。（笑）我想你小時和你那班朋友輪流看，或者你自己有一副。

彼德：嗯，我想我們很多人都是這樣。

傑里：而你在就要結婚前把它丟掉。

彼德：噢，別多說，我年紀一大就不需要這種東西了。

傑里：不需要？

彼德（尷尬地）：我不想談這些事情。

傑里：所以？不談吧。此外，我不是想管你少年以後的性生活和苦日子。我想知道的是，你小時的色情紙牌和你大了的色情紙牌，有什麼價值差別。是不是說，你小的時候，你用紙牌來代替真正的經驗，而你大點的時候，你用真正的經驗來代替幻想。不過我想你要聽動物園裏發生的事。

彼德（熱衷地）：噢，對了；動物園。（接着不知所措）我是說……如果你……

傑里：讓我告訴你什麼我去……：嗯，告訴你一些事。我告訴過你我住的公寓的四樓。我想如果你往下走，一層一層，房子就越好。我想是吧。我不知道。我不認識第三樓和第四樓的任何人。噢，等等！我倒知道一個女子住在第三樓，在前面。我知道因為她整天在哭。我一出去或回來，一經過她門前，我就聽到她在哭，低沉的，不過……非常傷心。真的非常傷心。但我要說的，還有關於狗的，是房東太太。我不喜歡用太粗的話來形容客人。我不喜歡。不過房東太太是個肥胖、醜陋、吝嗇、愚笨、不洗澡、厭恨人類、低賤的醉鬼。而你可能注意到，我很少用髒字眼，所以我不能好好的形容她。

彼德：你形容她……很生動。

傑里：嗯，謝謝。不管怎樣，她有一隻狗，我想告訴你狗的事，她和她的狗是我住所的看門人。這女人已經够糟了；她總是靠在進門走廊上，偵探我是不是帶進東西或別人，而她下午三四點一喝了那杯檸檬杜子松酒，就一定在走廊上攔住我，抓着我的外衣或手臂，把她那個叫人要嘔的身體擠過來，把我迫到角落，要和我說話。她的身體和呼吸的味道……你不能想像……而在某處，在她那個豌豆大小的腦袋後面什麼地方，一種器官長出來，剛好可以讓她吃喝排泄，她有一些惡臭變相的性慾。而我，彼德，我是她腥臭慾望的對象。

彼德：那真叫人要嘔。那……真恐怖。

傑里：但我找到個避開她的方法。她和我說話時，把她的身體壓過來，喃喃說什麼她的房間而我應該去那裏，我祇是說：但，親愛的；昨天對你還不够嗎，還有前天？然後她給弄糊塗了，眯起她那細小的眼睛，身體搖動一下，然後，彼德……這時，我想，我可能在這間苦難的屋子有些用處……一種單純的笑開始在她那不可思議的臉上形成，她痴笑，她呻吟，想着昨天和前天；她信以為真，重新享受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然後，她向她那隻黑色怪物的狗招手，回到她房裏。而我就平安無事了，直到下一次的碰面。

彼德：這……真不可思議。我很難相信人會是這樣的。

傑里：（輕聲嘲笑）這是書上的東西，對嗎？

彼德（鄭重地）：是的。

傑里：而事實最好虛構。你對了，彼德。嗯，我想告訴你的是狗的事；現在我要說了。

彼德（緊張地）：呵，對了；狗。

傑里：不要走。你不是想走吧？

彼德：嗯……不，我不想走。

傑里：（好像對小孩說）因為我告訴你狗的事以後，你知道跟着是什麼嗎？跟着……跟着我要告訴你動物園的故事。

彼德（弱聲笑）：你……你有一大堆故事？

傑里：你不需要聽。沒有人留你在這裏；記住這點。別忘了。

彼德（厭煩地）：我曉得了。

傑里：你曉得？好。

（以下長篇的台詞，依我看，應該配合許多動作來演出，以便對彼德，也對觀眾，達到一種催眠作用。這裏提議一些特殊的動作，但導演和飾演傑里的演員，也許最好自作主張。）

好吧。（好像閱讀一幅龐大的告示牌）傑里和狗的故事！（聲調回復正常）我要告訴你的是，是有關爲何有時需要離途走一段長路，以便正確的走一段短路回來；也許我只是想這和那有關。不過，這是爲什麼我今天去動物園，爲什麼我向北走……就是北方……而來到這裏。好了。我想告訴你，那隻狗是隻黑毛怪物的野獸：太大的頭，細小，細小的耳朵和眼睛……充滿血絲，也許有傳染病；還有個你可以透過皮膚看到胸骨的身軀。這隻狗黑色，全身黑色；全身黑色，除了充滿血絲的眼外，還有，對了……還有個開瘡傷口在牠的……右前腳肉爪上；那也是血色的。還有，呵，對了；這隻可憐的怪物，我想是隻老狗……肯定是隻被人虐待的……幾乎時常都有某種「勃起」。那也是血色的。還有……還有什麼？……呵，對了；牠露出狗牙時，還有一種灰——黃——白色。像這樣：Grrrr！牠第一次看到我時就是這樣做……我搬進來那天。我一眼看到牠，就擔心這頭動物。而動物是不會走近我的，像聖芳濟那樣，有鳥整天跟着他。我的意思是說：動物對我冷淡……像人（他稍露笑容）……大部份時候都是。但這隻狗並不冷淡。一開始，牠就吠，然後走向我，要咬我的腳。不是說牠像瘋狗，你明白嗎；牠是某種醉狗，但又不是半癲。醉醉醺醺的衝來；但我總是逃脫。看，牠咬掉我的一塊褲腳，就在這裏，你可以看到縫補的地方；我住在那裏第二天牠就咬掉的；不過，我掙脫，快快跑上樓，如此而已。（迷惑地）我到今天也不懂其他房客怎樣應付，不過你知道我怎麼想：我想這只和我有關係。攀攀交情吧。不管怎樣，這繼續了一個多星期，每當我進來的時候；但我出去時卻從來不會。那很古怪。我本來可以收拾包袱，到街上去睡，管牠這條狗。嗯，有一天，衝上樓後的某一次，我在房裏想想，就下了決心。我決定：仁慈的殺掉這隻狗，而如果這個不行……我就幹掉牠。（彼德退縮）別動，彼德；聽着。因此，第二天，我走去買了一包牛肉餅，半熟的，沒有茄汁，沒有洋葱的；在回家路上，我丟掉所有麵包，祇留下肉。

（以下台詞也許可以配合動作）

我回到公寓，那隻狗就在等着我。我半打開口走廊的門，牠就在那裏；等着我。牠動了動。我走進去，非常小心的，拿着牛肉餅。我打開紙袋，把肉放在桌上，大概離那隻狗對我吠着的地方十二呎吧。

牠在吠，停下來；嗅了嗅；慢慢走過來；跟着加快；加快衝向肉。嗯，牠到了停下來，看着我。我笑；但只是試探而已，你明白嗎？牠回過頭看肉餅，嗅嗅，然後……RRRAAAGGGGHHH……咬掉了。好像牠生來沒有吃過東西，除了垃圾外。這也很可能是事實。我想房東太太除了垃圾什麼也沒吃。但是，牠吃掉所有肉餅，幾乎一口氣吞下，喉嚨裏發出像女人的聲音。跟着，牠吃完肉，想連紙袋也吃掉，坐下來嗅。我想牠在笑；我知道貓是會笑的。我那時刻非常滿足。接着，BAM，牠吠起來，再衝向我。不過這次牠沒咬到我。所以，我跑上樓，躺在牀上，又再開始想這隻狗。說實話，我很生氣，也十分發狂。那是六個十足美味的牛肉餅，沒什麼肥油，不會叫人反胃。我很生氣。但是，過了一會，我決定再多試幾天。你想看看，這隻狗對我有了一種反感，真的。而我想我是否可以征服這麼反感。所以，我再試了五天，但還是一樣：牠吠、嗅；走前來；更快點；望着我；吞掉餅：RAAGGG HHH；向我笑，向我吠：BAM。嗯，到那時哥倫布大道都丟滿牛肉餅的麵包了，我生氣但更反感。所以我決定殺掉這隻狗。

（彼德舉手抗議）

噢，別這麼緊張，彼德；我沒有成功。我想殺狗的那天，只買一個牛肉餅和一塊我想是殺老鼠的毒餅。我買牛肉餅時，叫那個人不要麵包了，只要肉就行了。我期待他會有些反應，好像說：我們不賣沒有麵包的牛肉餅；或者，你想怎樣，手拿着吃？但沒有；他慈祥的笑，用臘紙包起牛肉餅，說：拿來餵貓？我本來想說：不，不是；是想毒死一隻我認得的狗。但是，你不能說「一隻我認得的狗」而不會聽起來好笑。所以我說，稍微大聲說，我想也太正經的說：是的，拿來餵貓。那邊的人都看過過來。每次我想簡化事情，別人都看過過來。但不是這邊也不是那邊。好了。回公寓路上，我兩手搓揉牛肉餅和殺鼠藥，那時覺得又傷心又反胃。我打開入口走廊的門，那隻怪物就在那裏，等着吃肉然後咬我。可憐蟲；牠不知道，牠向我笑，然後想咬我時，我早有時間溜了。但是，牠在那裏；不懷好意的「勃起」，等待着。我放下毒餅，走向樓梯看。那隻可憐的動物照樣吞下餅，笑，簡直使我作嘔，然後，BAM。但是，我照樣跳上樓梯，狗竟然沒來咬我。我後來知道牠病得很重。我知道因為牠不再理我了，因為房東太太不再喝醉了。我殺狗的同一天傍晚，她在走廊上攔住我，告訴我上帝給了她愛太致命打擊。她忘了她迷惑的慾望，眼睛第一次張得大大。看起來像狗的眼睛。她哭哭啼啼的求我替狗祈禱。我本來想跟她說：我得為自己祈禱，還有那黑人，那家波多黎各人，那個我從來沒見過的前房的人，那個關起門來痛哭

的女人，還有每個地方公寓的人；而且，我不懂得祈禱。但是……我想簡化事情……我告訴她我會祈禱。她望着我。她說我是騙子，說我大概想狗死掉。我告訴她，並不是真心的，我不想狗死掉。我是不想，並不是因為我毒害牠。我想我得告訴你，我要這隻狗活下去，好看看我們的新關係會怎樣。

（彼德表現出他越來越高興，也慢慢開始憎恨）

請你明白，彼德；這種事情是重要的。你得相信我；這是重要的。我們得知道我們行動的效果。（另一次深深嘆氣）嗯，不管怎樣；那隻狗病好了。我不知道為什麼，除非牠是看守地獄或那種地方的狗的後代。我的神話學不好。你呢？

（彼德在想，但傑里說下去）

不管怎樣，你弄錯問題了，很值錢的。不管怎樣，那隻狗病好了，房東太太的慾望也來了，不受狗的再生影響。我從四十二街看電影回家，一部我看過或很像我看過的電影，房東太太告訴我狗好點了，我多希望牠在等着我。我……嗯，該怎麼說……給誘惑？迷惑？……不，我想不是……心焦如焚，對了；心焦如焚的想再碰到我的朋友。

（彼德的反應是嘲笑）

是的，彼德；朋友，只有這麼說。我心焦什麼的想再碰到我的狗朋友。我從門進來，不怕地走向入口走廊的中間。那隻狗在那裏……看着我。你知道嗎，牠看來更有神了。我停下腳步；看着牠；牠也看着我。我想……我想我們這樣看了很久……停着，石像一樣……就是對着。我看進牠的臉，比牠看進我的更多。我是說，我可以集中精神看一隻狗的臉，比一隻狗可以集中精神看我的臉，或其他人的，看得更久。但在那段對看的廿秒鐘或兩小時裏，我們心靈交流了。我想告訴你的是，我發現我愛上這隻狗了，而我要牠愛我。我試過愛牠和殺牠，兩個都不成。我希望……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希望這隻狗明白什麼東西，更不要說我的動機……我希望這隻狗會明白。

（彼德似乎給催眠了）

只是，只是……（傑里現在異常的緊張）……只是，你不能應付人，你得在什麼地方開始。但和動物！（現在說得較快，像個串通者）你明白了嗎？一個人得有應付某種東西的辦法。如果不是和人……如果不是和人……就和某樣東西。和一張床，一隻蟑螂，一面鏡子……不，這太難了，那是最後的辦法之一。和一隻蟑螂，和一……和一……和一……和一……和一……一卷大便紙……不，也不是和這個……那也是鏡子

的東西；只用來看看有沒有流血。你看，多難找到東西？和街頭，有許多燈光的，所有顏色反映在油濕的街上……和一縷煙，一縷……煙……和……和色情紙牌，和一個保險盒……沒有鎖頭的……和愛，和嘔吐，和哭，和憤怒，因為美麗的小女人不是美麗的小女人，和用身體賺錢，這是種愛的行為，我可以証明，和呼喊因為你活着；和上帝。這個怎樣？和上帝，黑人上帝，穿和服，拔眉毛的，和一個關起門來痛哭的女人……和上帝，人家告訴我，上帝在什麼時候以前不理這一切……和……有一天，和人。（傑里大聲嘆口氣說下面的話）和人。和一個想法；一個概念。還有什麼地方更好，什麼地方比這監牢一樣的地方，什麼地方比在入口走廊上更好，傳達一個簡單，單純的想法？什麼地方？那可以開始！什麼地方更好作個開始……去了解可能會被人了解……一個了解的開始，還有什麼比（說到這裏傑里似乎陷入近乎怪異的疲倦）……比一隻狗更好。只是一隻狗。（靜默，可能延長數秒鐘；接着傑里疲倦的說完他的故事）。

一隻狗。這好像十分有理的想法。人是狗最好的朋友，記得嗎？所以：狗和我互相對看。我比狗更久。而我那時看到的，以後都一樣了。狗和我一看到彼此，我們都停下來。我們互相對看，混着悲哀和猜疑，然後我們假裝冷漠。我們平安的經過彼此；我們有一種了解。好傷心，但你得承認這是種了解。我們試過很多次去交流，但都失敗了。那隻狗回去吃垃圾，而我回去孤單但自由的通道。我不是回去。我是說，我「得到」了孤單自由的通道，如果那種喪失可以說是得到。我知道了，慈祥或殘忍本身，互不相干，都不會有超過本身的作用；而我也知道，這兩個同時結合在一起，是動人的情緒。得到的是失去。結果是：狗和我有了妥協；其實，應該說是交易。我們不是相愛也不是傷害，因為我們沒有設法接觸。而且，餓狗算不算是個愛的行為？而且，狗想咬我也許不能不算一種愛的行為吧？如果我們如此誤解，嗯，那麼，為什麼我們最先得發明愛這個字？

（靜默。傑里走到彼德的長椅，坐在他旁邊。這是傑里在本劇中第一次坐下來）

傑里和狗的故事：完了。

（彼德緘默）

嗯，彼德？（傑里突然興奮）嗯，彼德？你想我可以把這故事授給「讀者文摘」的「我最難忘的人物」，賺他幾百塊錢嗎？呃？

（傑里興起，但彼德不安）

噢，別這樣，彼德；告訴我你的想法。

彼德（麻木的）：我……我不明白這……我想我不……（現在，幾乎流淚）為什麼你要告訴我這些？

傑里：爲什麼不？

彼德：我不明白！

傑里：（生氣，但低聲說）那是騙話。

彼德：不！不，不是。

傑里：（平靜地）聽着，我跟你解釋。我慢慢說；這全和……

彼德：我不要再聽了！我不明白你，或你的房東太太，或她的狗……

傑里：她的狗！我以爲是我的……不。不是，你說得對。是她的狗。（專注的看着彼德，搖頭）我不知道我在想些什麼；當然，你不會明白。（單調的、疲憊的說）我不住在你那條街；我沒有和兩隻鸚鵡結婚，或者你那一套。我是個永遠的過客，而我的家在紐約市西區作嘔的公寓，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阿門。

彼德：我……我很抱歉；我不是要……

傑里：算了。我想你是不知道怎樣對我，呃？

彼德（嘲笑）：我們在出版界什麼事都有。（乾笑）

傑里：你是個怪人。（他強笑）你知道嗎？你是個非常……異常風趣的人。

彼德：（謙虛的，但發笑）噢，不見得。（仍然乾笑）

傑里：彼德，我打擾了你嗎，或混亂了你嗎？

彼德（輕聲）：嗯，我得坦白說這不是我期望的下午。

傑里：你是說，我不是你期待的好人。

彼德：我並不在等什麼人。

傑里：不，我想你沒有。但我在這裏，不想離開。

彼德：（看錶）嗯，你可能不想走，但我很快就要回家了。

傑里：噢，別這樣了；留多會吧。

彼德：我真的應該回家了……

傑里：（用手指撥弄彼德的胸骨）噢，別這樣。

彼德：（他非常怕癢；傑里越弄他，他聲音越假）

不要，我……噢噢噢！不要。停，停。噢噢。不要，不要！

傑里：噢，別這樣。

彼德（傑里弄他時）：噢，嘻嘻嘻嘻。我要走。我……嘻嘻嘻嘻。停停，嘻嘻嘻嘻，好了，鸚鵡要吃晚餐

了。嘻嘻。貓也要進食了。停停，還有……（彼德現在再忍不住了）……還有我們要……嘻嘻……呃！

……呵呵呵。

（傑里停止弄彼德，但彼德對逗癢和自己的瘋狂反應，幾乎歇斯底裏的笑。他的笑聲持續，然後沉寂時，傑里看着他，露出好奇固定的微笑）。

傑里：彼德？

彼德：噢，哈哈哈哈哈。什麼？什麼？

傑里：現在聽着。

彼德：噢，呵呵。什麼，是什麼？傑里？噢。

傑里（神秘的）：彼德，你知道動物園裏發生的事嗎？

彼德：噢哈哈。什麼事？噢，對了，動物園。嗯，我一時也有自己的動物園在那裏……嘻嘻，鸚鵡

要進晚餐了，還有那……哈哈……

傑里（平靜地）：彼德，那很好笑。我想不到。但你要不要聽動物園的事？要還是不要？

彼德：要，要；告訴我動物園的事。噢，我不知道我發了什麼神經。

傑里：現在我告訴你動物園的事；但是最先，我應該跟你說為什麼我去動物園。我去動物園是爲了想知道人和動物相處，動物和動物相處，還有動物和人相處的方式。這很可能不是公平的實驗，何況每個人和其他人都有欄杆隔開，動物更和彼此隔開，人和動物更是隔開。不過，如果是動物，情形就是這樣。（他推推彼德的手臂）讓開點。

彼德（友善的）：對不起，你不够位坐嗎？（他移開點）。

傑里（稍露笑容）：嗯，所有動物都在那裏，所有人也在那裏，這是星期天，所有小孩都在那裏。

（他再推彼德）讓開點。

彼德：（忍着，仍然友善）好吧。

（他再移開點，而傑里佔去他要的空間）

傑里：今天是個熱天，所以汗臭也在那裏，賣氣球的也在，還有賣冰淇淋的，而所有海豹在吠，所有鳥在嘶叫。（更出力的推彼德）讓開點！

彼德：（開始不耐煩）你看，你佔有太多空位了！（但他再移開，現在幾乎縮在長椅另一端）

傑里：而我在這裏，是獅子進食的時候，管理人走進獅子籠，其中一個，餵獅子吃東西。（槌彼德的手臂）讓開！

彼德：（非常生氣）我不能再讓了，不要打我。你是怎麼搞的？

傑里：你要不要聽故事？（再槌彼德手臂）

彼德（目瞪口呆）：我不知道！我的手倒是不想給人槌。

傑里：（再槌彼德）像這樣？

彼德：住手！你是怎麼搞的？

傑里：我瘋了，你他媽的。

彼德：這不是好笑的。

傑里：聽我說，彼德。我要這張椅。你去坐在那邊那張，如果你肯，我告訴你其餘的故事。

彼德（慌張）：但……做什麼？你是怎麼搞的？此外，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讓開這張椅。差不多每個星期天下午，天氣好，我都坐在這張椅。這裏沒人打擾；從來沒有人坐這裏，所以我一個人霸完。

傑里（輕聲）：走開這張椅，彼德；我要它。

彼德：（幾乎哀求地）不。

傑里：我說我要這張椅，就是要。去那邊坐。

彼德：人不能要什麼有什麼。你應該知道這點；這是規矩；人可以有一些想要的東西，但不能什麼都有。

傑里（笑）：傻瓜！你這蠢材！

彼德：住口！

傑里：你是廢人！去躺在地上。

彼德（緊張地）：現在你聽我說。我整個下午都在讓你。

傑里：不見得。

彼德：够久了！我讓你够久了。我聽你說話因爲你好像……嗯，因爲我以為你要和某個人談話。

傑里：你說得好，簡潔，但是……噢，怎麼說，我想給你……啊天！你叫我倒胃……滾開這裏，給我長機。

彼德：我的長機！

傑里：（把彼德幾乎推開長機，但還不完全）滾開！

彼德：（重新坐好）他媽的你！够了吧！我受够了你的氣。我不會讓開這張長機；你不能佔有，就是這樣。走吧。

（傑里鼻子哼氣，但沒有動）

我說，走開。

（傑里不動）

滾開這裏。如果你不走……你是寄生蟲……你就是這樣的人了……如果你不走，我叫警察來趕你走

（傑里笑着不走）

我警告你，我要叫警察了。

傑里（輕聲地）：這一帶你找不到警察的；他們都在公園西邊，趕走樹上或叢林的妖精。那是他們的事。那是他們的工作。大聲喊吧，對你沒用的。

彼德：警察！我警告你，我要你給扣留起來。警察！（停頓）警察！（停頓）我覺得可笑。

傑里：你看來可笑：一個大人，星期天下午在公園喊警察，又沒有人害你。如果一個警察真的盡職，走來這裏，他很可能以爲你是傻的。

彼德：（厭煩而無能爲力的）我只是來這裏看書，現在你卻要我讓出椅子。你瘋了。

傑里：嗯，我有好話告訴你。我坐在你寶貴的椅子，你再也不能一人霸佔了。

彼德（生氣地）：滾開。我不管那麼多。我自己要這張長機；我要你滾開。

傑里（譏笑地）：呵……看誰瘋了。

彼德：滾開！

傑里：不。

彼德：我警告你！

傑里：你知不知道你現在看來多可笑？

彼德：（他的憤怒和自覺充塞着他）我不管。（他幾乎要哭了）滾開我的長橈！

傑里：爲什麼？你有了世界上你要的東西；你告訴過我你的家，你的家庭，和你自己的小動物園。你有了一切，現在你還要這張長橈。人爭的就是這些東西嗎？告訴我，彼德，這張長橈，這鐵這木，是你的面子嗎？這是世界上你要爭的東西嗎？你還可以想出更荒謬的事嗎？

彼德：荒謬？我不想和你說什麼面子，更不想和你解釋。何況，這不是面子問題；不過即使是，你也不會明白。

傑里（蔑視地）：你甚至不知道自己說些什麼，是不是？這很可能是你一生中，第一次，遇到比清理貓糞更難受的事。傻瓜！你有沒有想過，即使是一下子，別人需要什麼？

彼德：呵！聽你這麼說。嗯，你並不需要這張橈。

傑里：不錯，我要。

彼德（發抖）：我來這裏很多年了；有過非常快樂，非常滿足的時光，就在這裏。這對一個人是重要的。我是個負責任的人，而且是大人了。這是我的長橈，你沒有權利搶走我的。

傑里：那麼就來爭吧。保衛自己；保衛你的橈。

彼德：你迫我的。站起來打。

傑里：像男子漢？

彼德（仍然生氣）：不錯，像男子漢，如果你還想譏笑我。

傑里：我得讚你一點：你是個廢人，有點近視的，我想……

彼德：那够了……

傑里……但是，你知道嗎，好像他們整天在電視上說的——我是說，彼德，你有某種尊嚴；我想不
到……

彼德：住口！

傑里：（懶懶站起）好，彼德，我們來爭這張櫈，但我們不是公平的打。

（他取出一支醜樣的刀子）

彼德：（突然覺醒處境）你瘋了！你十足瘋了！你要殺我！

（但彼德還未想該怎麼辦，傑里就把刀子丟在彼德腳邊）

傑里：來吧。拾起來。你有刀，我們可以更公平的打。

彼德（恐慌）不！

傑里：（衝向彼德，抓住他的衣領；彼德站起來；他們的臉幾乎相碰）現在你拾起那把刀來和我打。爲了你的自尊打；爲了這個他媽的櫈子打。

彼德（掙扎地）：不！放……放開我！他……救命！

傑里：（每說一個「打」字就刮彼德一巴掌）你要打，你這個可憐的雜種；爲了這張櫈打；爲了你的鸚鵡打；爲了你的貓打；爲了你的兩個女兒打；爲了你的妻子打；爲了你的男子氣概打，你這個可憐的小人。（吐口水在彼德臉上）你甚至不能使你妻子生個男孩。

彼德：（掙脫，生氣地）這是遺傳問題，不關男子氣概，你……你……（他伏下身，拾起刀，退後一點；呼吸急促）我給你最後一個機會；滾開這裏，讓我清淨！（他的手緊緊握住刀，但往前伸，不是要攻擊，而是防身）

傑里（大聲嘆氣）：算了吧！（他衝前彼德，把自己身體穿入刀子。舞台造型：僅在這一瞬，完全靜默，傑里身體穿入彼德仍前伸的手上的刀子。接着，彼德嘶叫，鬆開手，刀子留在傑里身上。傑里靜止不動，僵着。接着，他也嘶叫，聲音必須是激烈且重傷動物的那種。他蹣跚走回彼德已讓開的長櫈，身上仍插着刀。他倒在那裏，坐着，面對彼德，眼睛痛苦的張着，嘴巴打開）

彼德（細聲啞）：噢我的天，噢我的天……（他重覆這些話許多次，非常快地）

傑里：（傑里垂死；但現在他的表情似乎改變了。他的臉容放鬆，他的聲調雖然變化不同，有時痛苦，但大體上他似乎對死亡無動於衷。他微笑）謝謝你，彼德。我說真的，現在；非常謝謝你。（彼德的嘴張開。他不能動；他僵住了）噢，彼德，我真怕我嚇走了你。（他儘所能笑）你不知道我多怕你會走開，留下我。現在我要告訴你動物園的事。我想……我想這就是動物園裏發生的事……我想我在動物

國時，我決定向北走……向北方……直到碰到你……或別人……而我決定跟你說話……告訴你一些事……而我想告訴你的事是……嗯，就是這樣。明白嗎？就是這樣。但是……我不知道……我可能計劃這一切嗎？不……不，我不可能。但我想我是。現在我告訴了你你知道的事，對嗎？而現在你知道動物園裏發生的全部事情了。現在你知道你會在電視上看到什麼，我告訴過你的那張臉……記得嗎……我告訴過你的那張臉……我的臉，你現在看着的臉。彼德……彼德……彼德……謝謝你。我碰到你（他笑，那麼微弱），而你安慰了我。親愛的彼德。

彼德：（幾乎暈倒）噢我的天！

傑里：你最好現在走吧。別人可能來，別人來的時候你不想在這裏吧。

彼德：（沒動，但開始哭泣）噢我的天，噢我的天。

傑里：（現在以最微弱的聲音；他快死了）你以後再也不會回來這裏了，彼德；你給人攆走了。你失去了你的櫈，但你保衛了你的面子。還有，彼德，我現在要告訴你一些事；你不是真的廢人；這樣好吧，你有種。你也有胆。但你現在最好快走，彼德。快走，你最好走……明白嗎？（傑里拿出手巾，吃力而痛苦的抹掉刀柄上的手指印）快走，彼德。（彼德開始蹣跚離去）等……等等，彼德。拿你的書……書。就在這裏……我旁邊……你的櫈上……或者說是我的櫈。來……拿你的書。（彼德走前取書，但又退後）快……彼德。（彼德衝前長櫈，拿起書，退後）很好，彼德……很好。現在……快走吧。（彼德猶豫一會，然後從舞台右邊逃離）快走……（傑里的眼睛現在合上）快走，你的鸚鵡要吃晚餐……貓……也要進食了。

彼德（在舞台外）：（可憐地噁叫）噢我的天！

傑里：（他的眼睛仍然合上，搖搖頭說；揉合了輕蔑模仿和懇求的語調）噢……我的……天。（他死了）

幕落

關於作者：

愛德華·阿爾比，一九二八年生於美國首都華盛頓，在哥倫比亞大學受教育。他的早期獨幕劇，「動物園故事」(The Zoo Story, 1958)、「沙箱」(The Sand Box, 1959)和「貝茜·史密斯之死」(The Death of Bessie Smith, 1960)，都是對當代社會和心理緊張的「荒謬主義」派精采剖析。第一個長篇劇「誰怕誰吉尼亞·吳爾芙？」(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1962)，寫一位歷史教授和妻子的恩怨與相互摧殘，巧妙的用上了「荒謬劇」的儀禮。拍成電影，也就是李察波頓和伊麗莎白泰勒主演的「靈慾春宵」。「微妙的平衡」(A Delicate Balance, 1966)，在許多方面是他戲劇天才的重大結合，贏得普立茲獎。他的其他作品是「小愛麗絲」(Tiny Alice, 1964)、「箱——毛——箱」(Box-Mo-Box, 1968)、「全部完了」(All Over, 1971)和「海景」(Seascape, 1975)，剛贏得七五年度普立茲獎。

風訊

■賴瑞和即將赴台深造，臨走前爲我們留下一份禮物——動物園故事。這篇美國劇作家阿爾比的名著，譯文長兩萬多字，爲饕讀者，特一期刊完。

■陳若曦的「尹縣長」在短短的半年內已再版了十多次，打破台灣短篇小說集暢銷的紀錄，但在本地，這本書似乎尚未引起多大的注意。本期由張瑞星執筆，爲讀者評介這部「反映時代」的作品。

■吳戈先生整理了一套「中國新詩集總目」，「爲目前蒐集最完整的一本中國新詩集目錄」，交由本刊於本期起連載，大約需一段時間才能刊完。

■南大講師王潤華先生所整理的比較文學課程，甚獲讀者歡迎。部份讀者來信說「太深奧了」。讀者若有任何問題請教，相信王講師樂於解答，來信可通過本刊轉交。

■鄭百年先生的「學與思」專欄斷了兩期，讀者紛紛來信詢問，請鄭博士「從速」執筆，「不得有誤」。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蕉風月刊訂閱部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期止
訂費	\$
註備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KDN 9254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83 期 ● 一九七六年九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g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